



石堂遺稿
天

文

~ 16
1010
1



和
1010
1



北海室草本

石堂遺稿

醴泉館藏板



石堂遺稿卷之一目錄

文

扶蘓論

魏徵論

唐律鈔序

堯不誅四凶辨

蠅蟾

上槎川李文書

送半癡序

鷗湖記遊序

石堂遺稿

文目錄

潛廬說

北海說

祭徐領府事文

書田護軍墓誌銘後

靈山張氏青巖草堂記

答安惟弘書

重答安惟弘書

黃帝論

夏論

殷論

周論

秦論

吳論

魯論

燕論

邴利衰傳

肆對

新村志

奉送伯氏陪大人遊嶺東序

答有道書

金氏義烈傳

答金伯剛

桃樹問答

卷之二

文

祭亡室文

答安惟弘

刑仙

記射豬法

記半癡雪山圖詩

記泰翁寒食詩句

祭叔祖退漁先生文

送北評事洪丈養之梓序

與林厚而書

奉送仲舅直菴先生赴金城序

安惟弘哀辭

友難

耻齋說

贈玉山令金伯剛序

送同昌宰沈德器序

閔擇之哀辭

淨襟堂重修小識代述

祭青巖金丈光泰文

贈嶺南伯鄭大受序

仲舅直菴先生七十壽序後說

金伯高高速亭記

月城壽親記

贈淑夫人光山金氏行狀

贈李天汝序

從弟直長君祭文

贈谷山府使序

義城縣九龍淵祈雨祭文

義城縣金城山祈雨祭文

書間韶縣坐重記後

答李泰來慶瑞書

快可樓記

通政大夫守江原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

使巡察使金公行狀

遊伽倻山記

東京訪古記

錦山觀海記

卷之三

文

皇考遺事

書族兄寶稼齋遺事後

潁陽三會記

喬木堂記

山中柴課序

先妣遺事

伯父梧軒府君墓表

仲母李夫人墓表

遯山連珠湯記

綱鑑日纂序

沈香根石記

鳳下泉記

老聽堂說

僉正李公墓碣銘

與有道論陳成睡觸屏風書

水伏田舍記

養真堂說

石堂遺稿

原學

禮原

禮統

石堂遺稿卷之三目錄

石堂遺稿卷之一

文

扶蘓論

天下之道有經有權權者所以濟經也故權而得中
 君子以為猶經惜乎扶蘓不知權將軍恬帥兵三十
 萬人屯於北邊天下之大任也扶蘓以君之長子出
 監其軍天下之大本也而父殺子天下之大變也一
 使者持尺書自言從皇帝所來輒涕泣自殘身死而
 秦遂亡悲夫則使扶蘓發書不即死使親信人走咸
 陽以觀其變然後烹使者變兵前來誅斯高即天子

位秦果不亡乎曰否秦之亡久矣自孝公葢仁義尚詐力惟苛刻焉是務渭波日赤而刑戮者相望於道路秦民視其君若灼黥若豺虎秦君則以是為悅世世相襲牛羊用而腊肉噬而及始皇偶語者棄市誹謗者族火詩書築萬里城郡縣設而九族離鐘鐻鑄而四海搖比如人驅殼雖存而元氣剝盡特未僵耳余故嘗以為秦亡之兆已成於孝公而不關於扶蕪之立不立也然而天下莫敢動者徒以始皇之威暴猶足以制其命也一朝始皇死則復何憚哉是以二世元年陳涉起於鄆武臣王於趙劉季起於沛項梁

起於吳田儋王於齊韓廣王於燕周市起於魏廷夫荷白挺呼於壠上而海內風走雲擾一舉而崤函破社稷虛厲當是時雖有百扶蕪烏能使之不亡哉余意扶蕪之賢必有以灼見已之有無亡奈乎國之亡也其於恬之謀也以為行權而終亡不若守經遂死而不悔然而扶蕪非不知權而知用權之亡益也其志豈不哀哉有詰於余者曰扶蕪之賢足以掩其父之暴果立也秦其亡乎曰漢之獻帝優於桓靈而亡唐之昭宗優於懿僖而亡其勢然也又曰涉也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使其人在天下詎亂乎曰懷王楚

之庸主也范增藉之者天下寬之也亦猶是已矣

魏徵論

先儒之論文成多矣程叔子曰玄成之事太宗與管仲異朱子曰管仲有功而無罪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范氏演之有兄弟之說此弇州所以汲汲於子糾兄小白弟之辯而并斥程朱以不熟於史之過也范氏則誠支離矣弇州亦妄矣愚之罪玄成也却不以此而抑有他說焉按史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秦王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徵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嗚呼是何言

也蓋太子從而敗者也非不從而敗者也方建成之逼秦王也為玄成者當苦口力爭進而言曰昔象日以殺舜為事舜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今秦王無象之罪而太子乃欲反舜之所為無乃不可乎秦伯仲雍古之賢人也揣父志屬聖孫也相與實荆蠻以避之今秦王有大功於天下且君欲立之太子何不效秦伯之節以保其令名也不入告之以利害曰太子自以為功勳孰與秦王才知孰與秦王士附民歸孰與秦王彼必曰吾不及矣即曰臣死罪亦以為不及也為今日計莫若盡孝而事吾親盡愛而友

吾弟使吾雍協之氣日宣乎房闈之間則猜剋之心
悖逆之謀何從而起乎自爾仁孝於內德著於外四
海之民惟恐太子之不得立誠如是雖莽操之奸懿
卓之兇亦將奔走服役之不暇尚何有他志哉否則
不惟秦王不可除亦將至於自亡然後已假使除之
弗義也民必不附願太子蚤之反復曉喻終不聽則
當去乃反勸之以惠懷之骨肉殘教之以譚尚之兄
弟爭陷君於不義自歸於不忠哀哉昔宋昭公欲去
羣公子之偏己者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
君若親之以德皆股肱也公族猶不可去况介弟者

乎盖玄成之意則以為不如是無以安太子消禍患
而不知所以安之者適足以危之也所以消之者適
足以速之也故手刃之說由是而肆鸕酒之謀由是
而固取龜之疑由是而決蹠血之禍由是而成以至
於君臣薄而倫綱頽兄弟絕而恩義滅烏虜此誰之
罪也執此以按玄成則雖使之自解難矣若以事讐
責之彼豈服哉其言曰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故從
李密則為記室陷建德則為起居舍人夫言者身之
章也行者心之旗也言行既如彼矣又何責哉惜乎
天不使之早遇太宗以成全之也或曰玄成高祖臣

也太子秦王皆其子也玄成奚擇焉或曰豫讓不死於范中行而死於智氏以國士遇也君子不以爲不忠也二論亦或似矣然論者不以此論玄成則已如欲以此論之當以程朱之說爲正

唐律鈔序

夫唐之所以爲唐者以其生於唐時也生於唐則一也而生有蚤晚則詩有初盛中晚之別焉盛唐不能爲初唐晚唐不能爲中唐蓋風氣攸係非人力可至也况生在唐後而可復爲唐乎獻吉勸人不讀唐以後書于鱗作詩使事禁用唐以後語以至大復元

美諸人開口輒言盛唐自以爲肩背蘇黃輩追踵乎開元天寶之間而只是蹙蹙於唐人範圍中未有一句語高華間遠近似於鏡花水月之妙則愈效唐而愈遠於唐矣况今之人意氣才學不及獻吉于鱗萬萬者欲以學不可學之唐雖欲爲獻吉于鱗亦不可得吾之所謂爲唐者吾自爲吾詩超然乎勦襲模擬之中要以不失吾性情之正則遇境抒懷天真爛漫于其聲調之外神情興會往往與唐人有隱約邂逅者矣循是以求大肆其力則不害爲今之唐也苟可以爲今之唐則人雖不曰唐而吾必曰唐又安知其

生於唐時而不為唐之唐乎其視愈效唐而愈遠於唐者得失果何如也是故欲為唐者惟不學唐然後可以為唐不期於唐然後可以至唐也余酷愛唐律抄為三卷將朝夕誦習書此識之

堯不誅四凶辨

史記本紀曰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以變北狄放驩兜以變南蠻遷三苗以變西戎殛鯀以變東夷東坡曰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若堯之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矣陋

矣其言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若四族者果非窮姦極惡則舜未必罪之雖罪之天下亦未必咸服也罪之而天下咸服則四族者果非窮姦極惡乎東坡信太史之史而不信聖人手刪之經豈不異哉且以太史之史論之東坡未嘗深究而又失其旨矣本紀所謂變者非謂其用其人以變其俗也政謂其各罪其罪擯諸四裔使四夷視而為懲勸耳蓋東坡疑堯之不罪四凶近於不知以累堯之德故得此說而附會遷就以斷其疑也亦不思而已矣堯之時四凶之惡未彰未彰而罪之違於先教之道而亦無以服天

下之心其不誅非不知也且舜之罪四凶實在攝位之時刑者國之大事舜不應專也其所引本紀舜歸而言於帝則是舜言之堯可之堯可之而舜行之謂之堯不能去可乎余故亦曰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如此特東坡惑於其所自疑者並與其所引者而不深究焉斷以爲則堯不足爲堯矣陋矣其言也余偶閱東坡爲之辨以解其惑

蠅蟾

金子與客坐於堂上童子棄鯁魚於庭俄而有蠅羣飛薨薨而集搖頭鼓翼嘖之甚甘也有蟾大如黃瓜

穹然從草際來良久致魚之處而蠅不知也蟾乃視爲端腦爲縮伺蠅之近者輒擲之口而啗之蠅散而復聚蟾發則必得蠅幾盡而蟾不去客視之食頃命童子從後掩之比蟾之覺而已在童子手中矣金子喟然嘆曰蠅徒知有魚而不知蟾伏於左蟾徒知有蠅而不知人議於後口腹之爲身害有如是夫遂乃放蟾而命之辭曰毋爲利誘詒厥身蓄相時而動人可得而掩諸士成首夏瘦溪丙舍書

上樵川李丈書

賤藁之破戒見雷迨以感藏間已閱月踰時切乞早

賜斷回毋令久恩幸甚幸甚竊謂作詩固難評詩亦不易蓋善作者乃能善評近以不貲文字上下於當世之士多矣其言酸鹹苦淡各好其好朱黃爛然未厭人意善評者不然無苟譽無苟毀如持衡錘斤兩不差如工之相材長短俱取一語徐定衆莫能易此則惟吾執事者有之此區區所以再三煩白必欲承聞執事者之教也

送半癡序

悲哉士之不遇也夫天之降是材也固將爲世之需也其或使之不遇焉此曷故焉余嘗論燕市酒人遊

者蓋悲夫豪俠之徒不遇也噫聖焉而不遇者有之賢焉而不遇者有之菰蒲巖穴之間多不成名而老死者焉則余奚暇爲豪俠悲也然而顧其世則器之小者官曰遷才之淺者名曰盛聖哲遐遁而庸夫爭馳矣彼豪俠雖不軌於正其爲不遇則均焉又可不悲哉癡翁隴民也少負氣慷慨多奇節所與遊者皆鬼磊絕俗者性高亢不事干謁今老且死身益困窮翁善歌廣坐輒發喉客有南八者擊劍起舞而和之已而大笑蓋自悲也翁又喜詩其述懷諸什送送豪壯沈鬱人取讀之者始皆髮豎膽張終之凄然也莫

不為之悲焉噫翁亦豈非豪俠而不遇者乎余疑翁行近於俠而心則士也古之人俱俱不得志多混其迹以終其身者翁亦豈非其流亞歟今其將大歸而不復入京師矣余又安得不悲乎哉

鷗湖記遊序

凡遊有可記者二事也山水也山水固無不可記者亦有不必記者事之間瑣者固多不必記者亦有可記者遊而事有可記者則遊之善者也甲子五月仲子遊於新野而無記為余病未之從復約鷗湖之遊以六月二日會于望北亭遣僮數人之龍淵網魚使

歸待于亭小憇下而乘舟泝而上至于楮子舞童之間而還夫居水中之謂島楮子舞童與壽島謂之三島而獨舞童居水中且蜿蜒而張秀逸若回旋如其名君子於此有名實之感焉方順流而下駁雲辭清颺至顧諸山環擁如翠屏水汪汪由其中行白沙夾岸令人目眩是以上下十數里水愈碧沙愈白於是飲酒樂甚簫歌偕作有抱膝高吟者有撻舷濯足者有卧看山者有引壺而酌者有手弄波者有停杯而望不言不笑者有狂言而亂之者有醉後起舞舞者意態淋漓難以殫記是行也有二奇一恨二不俗焉皆

可記也同伴而騎者四控驢者三短僕亦無甚參差道傍有擔柴而歌者耦語曰細雨中騎驢入皆骨山樂可支哉聞之殊令人解頤一奇也路出豆浦鐵幕間未至而有嶺嶺道險多松石流水之聲不絕里許忽林雨冥迷人馬灑然如從畫圖中過前者顧後者呼指點而共樂之嶺盡而雨亦止二奇也纜既解風起水涌懼夫少船重不得前乃使李君歌以作之衆起而就之或搖櫓或鼓柁疲則代之遇灘則下曳之不俗者一也有漁父刺小船箬笠葛衣面山而過呼使竝船與之抗禮漁父初逡巡不敢當久則安焉吃

吃道漁家生活頗可聽不俗者二也惟以日暮未至奉恩爲恨耳反而至亭先所遣僮數人之龍淵網魚使歸待于亭者亦至遂命烹魚澆飯盡歡而罷是遊也事有可記者多可謂遊之善者也夫三江漢師之勝而鷗又三江之勝也其隆焉而爲丘者凹焉而爲壑者散焉而爲沙石溪澗者莫非可記者也今余乃詳于彼而略于此何也以近於京師人無不見者爲不必記者

潛廬說

明殷舅氏命其齋曰潛廬託余爲之說潛者收藏也

隱伏也問其所志亦不明言元亮名潛王符著潛明
殷奚取焉蓋嘗自言其酷愛徵士之逸而竊意其出
於節信之幽憤居多焉夫狃然而靜者潛之志也適
然而舒者潛之貌也訕然而散者潛之言也退然而
儂者潛之行也今明殷其行猶舉也其言猶詳也其
外自重而其中多思吾恐其不深於潛之道也或者
以爲明殷息交屏居無意當世殆二十年其潛已甚
尚安復事潛以違於洪範剛克之道是實不知明殷
又焉能識夫潛乎顧今處明殷之地遇明殷之時者
進既不能有所施退又不安於高尚標舉於是乎或

迫饑寒或惛勢利泯泯厭厭自暴自棄恬不知恥乃
明殷獨能卓然自立以爲吾未有其時若其地吾且
全吾所受以歸乎遂杜門守靜潛則吾未知也其於
剛近之矣易曰初九潛龍勿用若明殷者將一於潛
而無所可待者矣其終也詐能無介然乎哉吾且告
明殷以潛之道曰莫若安分安分則可以絕怨尤一
哀樂哀樂一怨尤絕斯安分矣此吾所謂道也嗚呼
魚潛於淵無裁無患人潛於道不貴不賤是爲潛廬
說

北海說

石室遺稿 卷之一
士有一言可以終身守之者約而盡博也否則雖日
千萬言纏纏不窮皆累瓦結繩而反身無爲也余惟
人之患在盈與亢焉盈者損之隣也亢者留之府也
是乃理之所惡而慾之所乘知者之所棄而昧者之
所把玩也余嘗近驗諸身而益信志盈則溢氣盈則
竭心亢則矜意起私欲長而其德亡矣余欲反之其
道何居曰虛曰下虛則衆祥棲焉下則萬善止焉則
余奚取之北海曰北者虛之象也海者下之物也夫
天機闇而爲北地道謙而爲海其闇而爲北窳然而
黑廓然而貞按其所具守靜以俟焉象之至虛者也

其謙而爲海也度之彌廣測之彌深處於汚隘而無
所校焉物之至下者也是故北能爲萬物母海能爲
百川王何以知其然也夫萬物之盛也發揚華茂芸
芸職職充塞方圓其衰也日就消耗歸命於北而養
之焉求其復元之道百川之始也或湧在山或飛懸
崖濺激跳噴振林動谷終之散漫逶迤細大相率日
夜東注之海而莫之遏也是豈非其虛足以受萬物
其下足以載百川也邪苟其不虛不下其何能爲母
爲王易曰謙亨君子有終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
汝爭能其斯之謂與約哉其爲道也懋哉懋哉吾將

以是終焉夫何患乎二患乙丑秋日書于荷堤寓舍

祭徐領府事文

大雅既邈俗漓風媮假矣明公與古爲徒望之凝然
氣充貌腴既即而溫辭訥心休粹然無碍洒然不拘
素璞全眞圓知猶愚老成之則式繩先侯徐維名聞
公又作郭有處朱門聲利競愉公守定論昧昧異趨
澆培之勤芳華外彪進取斯易從仕則優至堅于紀
土慘天愁附者寔繁煌煌金朱公曰余慙有秉不渝
神勞豈弟珍穀是酉雲衢穩步華聞升乎惟簡自
上界以政樞公在黃閣德儀不孤班散十年出言無

諛一罷未復外公伊疇跪起紛如蹲冒惟求赤帝燭
方巖車貽着清風一灑暮齡林丘牛峯翠律華水縈
流小構在澗俯以觀儵門巷間然左書右圖家無悍
僕樞無肥駒笥無副枵恒飯惟痛天賦攸完匪譽斯
沽晚遊門墻識公未周仍乎耿著以觀其幽展也君
子斯俗罕迷天胡不愁作世之模公無遺恨我有深
憂賢相繼殞衰脉難扶贖之無從逝者莫留撫今追
昔有淚盈眸嘗蒙眷愛視衆加殊陳觴于茲公尚鑑
不

書田護軍墓誌銘後

石室遺稿 卷之二
我東古無廣平田氏其有者蓋自田護軍始護軍諱
好諫字遜字廣平府鷄澤縣人曾大父諱悌贈奉政
大夫監察御史大父諱應揚兵部尚書父諱允階吏
部侍郎母廣州張氏文林郎知長史縣天斗之女玄
石朴先生銘其墓具載其來奔始末特書 皇明鄉
學生以徵信於後惟我 仁祖大王前後三召見賜
與甚厚器遠之難錄從勳 孝宗大王即位特命銓
曹除邊將以不辭方音辭 肅宗大王乙丑用優老
典階折衝為龍驤衛副護軍大臣多言其敦謹可用
尋卒今其子孫數世大抵皆官 列聖之睠顧不衰

蓋如此嗚呼我東自經倭燹 帝德罔極假如一艸
一木一毛一翎審其為 皇朝遺物也固將承以露
臺繚以錦帳棗脯飼之鍾鼓娛之以寓江漢無窮之
思況于其人乎况于護軍之賢乎護軍忠信諫恭多
為我將相諸公所知尤及東平尉鄭公載崙善嘗泣
言遠托異域古人所嗟今天下腥羶而我以來東之
故得免左衽誠幸矣况蒙朝廷大造廩粟終年以有
室家子姓長為東土之氓尚冀之有焉唯是身沒
代遠使夫後之人無以信吾為中州人士則吾死不
瞑矣鄭公聞而悲之護軍沒後幾年鄭公使赴燕與

護軍之二子俱徧尋諸田不得將歸留書金館外人
家托曰異日我必復來須爲我致此於廣平諸田聞
我來尋見我于館及再入至館諸田先在與二子相
見叙譜系訖使二子言流離顛末而環聽之皆咨嗟
歎羨或有流涕者曰某親能保身干戈之際立家禮
義之鄉上以光乎祖先下以庇蔭乎子孫乃如是也
屢日不忍捨去爲書諸族派爲一通並官誥二本兵
部畫像一軸以贈自此二子與諸田多有往復書是
皆在其家乘可攷也護軍曾孫郡守得兩以余於玄
石先生彌甥也請記其事以及銘後按銘君以帝舜

之裔遷箕子之國此又窮源極本之論而其與之也
深矣九原而有作亦可以無憾矣夫

靈山張氏青巖草堂記

白頭南馳爲長白大抵皆以高寒多雪朱夏不消故
名又小東爲青巖山青巖之山稍稍離塞蒼然一壁
噫是其間風亦少異矣下闢而野地寬平可畜牧耕
讀其中北海經之本府世族張齊與君弼甫即其地
置草堂焉顏之曰樂巖豈有意哉豈有意哉北俗古
稱雄濶誓悍樸樸無文獨君弼甫少自拔脩容儀閑
辭令出入大人先生門下其有起於青巖之山者歟

居堂遺稿 卷之一
君弼甫既來處京師相識多貴人久而不得志鬱鬱
將永歸老於所謂樂巖草堂者過辭僕而謁之以記
文僕屢以不見辭強之愈力其言曰余求榮名殆五
十無得祇取辱焉度吾生也前不過二十年得之亦
無幾何且余有子若姪七八頭角嶄嶄既皆已入于
學矣失今不啻將土俗與化質質然懼墜吾宗焉歸
歟歸歟茲山之下茲堂之中洗心績學成就後進余
可以永不死矣人言海上有三神山山之藥得之可
以不死此皆非昏則妄豈若余樂有青巖之山者哉
僕面歎曰乃今見子之悟也若子可謂樂其樂者矣

可謂樂其所當樂者矣子誠樂子之樂果如夫子所
稱好之樂之者則子其為北海之青巖山矣僕久抱
桑蓬之志豈終若繫匏然哉僕將涉妙香窮智異而
東觀夫金剛內外浮于海北踰大嶺行游涉白頭之
巔俯識克登所定界限焉下而道夫長白之下飲馬
北海之流登子之堂望青巖之山而考其實焉丙寅
仲秋北海散人記

答安惟弘書

惟弘足下抵書相告勉以文章事文章豈易而語哉
况於僕之素不敢以自處者乎若足下者既自處矣

又能惟日孜孜僕將以是歸之足下足下其無辭焉承教以海東爲病且勸僕以無過自苦足下之所以戒僕者政在於此而僕之所欲勉於足下者亦政在於此耳僕竊嘗稽古之善爲文者其志必弘其業必廣夫志不弘則易沮業不廣則多拘易沮則中廢多拘則小成故惟不沮不拘者乃有究竟耳僕深願足下論其實而毋論其虛求其同而毋求其異患其志之不弘業之不廣而無患其所處之偏也請爲足下索言之其可乎今夫山有桐梓根踈皮剝踈直無附秋陽之所暴烈風之所激伐以爲琴爲瑟實可以饗

神人感鳥獸則何羨乎龍門之陽其濕有蒲醜脩且勁不假矯揉以之爲夫自中矩矧實可以任金石之弓而穿七札焉何羨乎晉之董澤有駿馬於此一日千里蹄間三尋實可以凌太行之阪競逸馭之足何羨乎種代石北有松楠豫章於此上千雲氣下蟠于泉大者人挽小者車載實可以樑殿厦橋江湖何羨乎雍梁之脊江南之莖有醫於此能洞陰陽辨五色實可以鍊精易形起死而回生何羨乎扁倉之鄉有美色於此明眸皓齒絕世獨立實可以傾城傾國何羨乎施媯之村必若足下所云雖矢之藪病其不秀

於董澤雖琴之佳病其不枯於龍門雖馬之駿良病其不產於冀北雖材之美病其不植於楚南醫病其不家於盧色病其不出於西子之里相病其非山東而將病其非山西也豈理也哉夫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若是其遠也而道之相合甚於符契此其故何哉苟有其同者不害其有異也是故子夏講於西河之上子游起於勾吳之中左丘明洙泗之東屈原荀卿振響於楚司馬相如揚雄發迹於蜀太史遷生於龍門班氏蟬蛻於朔野韓文公倡道於鄧子厚厲氣於河東王安石自南土三蘓

產於絕徼之西王伯安主盟於土中李夢陽立幟於極北咸能業成名立鬱然相望由是觀之夫何拘於地哉是故君子務實苟為其務實也雖居四海之內立天下之中無加焉雖生長於虞淵之西祝融之南窮髮之北無損焉足下苟存其實於海東又何病焉此僕所以願足下之求其同毋求其異論其實毋論其虛者也僕竊觀今之為文者動必以 皇明諸子為家其高者宗歐蘇曾王最高者乃舉韓柳僕憫其如是也嘗勸人為文必先讀秦漢以上文字以為學唐宋而不求之秦漢求之秦漢而不本諸六經譬猶

涉江河之末流而不知其發源於星宿之海仰衆嶽之列峙而不知其分形於昆侖之山入西伯之境徒見其民俗讓長男女異路而不思之其都覽閱其禮讓之實造夫子之宮徒見其遠門峻墻而不盡夫宗廟百官之觀以是誦於世久矣而甚者輒絃指而相譏笑其不甚者亦口唯而心哂矣固未有一人犁然相合坦然相信者也聞其言曰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生於海東終是爲海東之儒夫文得如蘓子瞻可以止矣又何必好高而自苦末之瓠落而無成也哉爾倡我和萬口嚙沓打成一義其堅莫破故

如足下之傑然欲自拔於流俗者亦習聞其說不能不撓至於發之言語形諸文字以相戒於其所相好非徒自沮而又沮人非徒自拘而又拘人噫東國無善鳴而今人不及古人者皆坐此耳此又僕之所以深願足下毋患其所處之偏而患其志之不弘業之不廣者而極口矢論於足下之前冀幸其一悟也足下苟能忘生乎後世安處乎東國因其所已得者進乎其所未期者是下其爲古作者必矣足下其有意否乎丙寅十二月二十一日金相定再拜

重答安惟弘書

不沮乎其地之偏不拘乎其世之下此僕之勸人爲文其恒言也曩見足下處心之隘立言之苟不果相外輒奉書縷縷幾千餘言引設多端非敢以自附於好辯聊以見相惠好也既而引領東望曰尚庶幾有相信相合者乎及承今月二十四日覆書不惟不賜開可乃反排之不惟排之又譏笑之僕始而慙中而疑終而歎也慙者慚僕之徒言無實遽欲取信於人疑者疑足下以古文辭自命而其俗陋如此歎者歎世之爲足下論者會十居九恐古文遂亡耳承教以爲士生海東古人終不可到其所以自實者則不過

曰氣量小曰聞見狹僕又惑焉夫所謂氣量者初無一切註定而聞見亦非與生俱生者也是下之小氣量也乃自小之也非其地與時之故也足下之狹聞見也乃自狹之也非其地與時之故也勉焉則進矣荀卿曰塗之人皆可以爲禹言積而致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此其所自期也而孟子雖千萬人吾必選矣此由其所養也孔子曰我欲仁仁斯至矣此言人但患無志有志則斯有成耳今足下其欲仁義美乎則仁義之教在其欲名法美乎則名法之具在其欲陰陽美乎則陰陽之家在其欲老佛美乎則

老佛之書在其欲縱橫矣乎則縱橫之術在其欲孫
吳矣乎則孫吳之法在足下之所大欲在乎文章足
下其欲經矣乎則有詩書易禮春秋焉其欲史矣乎
則有左傳公穀語策史記漢書焉其欲詩律矣乎則
有漢魏三唐焉其欲賦騷矣乎則有屈原宋玉長卿
子雲之屬焉此皆聞見之大者也以若氣量行若聞
見其亦可矣雖居中國之湊立上世之隆恐無有別
氣量他聞見也萬一有之僕不願是也僕前固已告
之足下足下未之察也其曰患其志之不弘業之不
廣而毋患其所處之偏也者則是矣舍是則無餘懷

矣足下耳乎深遠之鄉目乎昭曠之原宅心乎宏博
高大之地嵬然傑然不挫不抑大肆其力斃以為期
則其文之成也將醇如孟氏博雅如丘明奔放如遷
莊嚴如固態色如退之上之可以羽翼聖道下之可
以笙鏞治文近之可以矜式當世遠之可以布傳萬
億苟如是也其亦至矣苟如是也地何足以沮之世
何足以拘之此其實也夫琴也矢也馬也材也色也
醫也既皆已取其實矣而人也獨不可以取其實耶
觀乎天無乎不覆察乎地無乎不載不以古而為加
不以今而為損在彼若時在此若時在前若時在後

石堂遺稿 卷之二
若時夫人也亦若時已矣其奈何獨自異焉且人之
生也將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國乎於世乎若曰其
國與世也非吾所聞於師者也若曰其命之則天而
隨其國與世也而異吾聞理一也安得此許多而賦
之是皆僕之所難言者而足下每易言之僕誠愚魯
不知此等見識果有何依據有何傳授幸足下有以
明教之也書末所喻尤非其宜其所以語僕者絕非
其倫而自處卑下已甚古人云推上等與人自取其
次已是暴棄僕未知足下所云果如何也若乃出於
侮美譏誚之意如今人相語言必有相拂輒曰爾且

爲此吾未能爲此則僕又未知君子聽言之道當如
是也惟願足下痛自刮磨舍舊習新多讀古人書
使氣量日拓聞見日滋按有其實焉則僕將揭竿而
呼於國中以風之也足下其勉旃勉旃僕不復言矣
且待之也丁卯正月二十六日相定白

黃帝論

上古多異而微至黃帝始著蓋黃帝上承犧農下啓
堯舜文章制度大抵皆具其人文之盛而古今之交
會與孔子於黃帝以上罕嘗言之懼聽者之惑也今
醫家之談藝兵家之論三方皆以黃帝爲祖至若燕

齊惟誕之書亦必引而為名豈以其著與五帝德宰
我問曰黃帝三百年黃帝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於
三百年乎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
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夫黃帝之教
萬世用之矣特百年而已哉意亦世儒附經之義而
失之者與

夏論

世以為堯舜予賢而禹予子殊未之考按禹既立薦
咎繇而且授政咎繇卒又舉益而薦之任政焉則禹
亦予賢也及禹崩天下之人歸啓是天下之人予子

非禹予子也蓋啓俱賢而天下皆曰啓吾君之子也
人自弗忘禹何與焉於戲堯舜之後惟禹為大而三
代歷年惟夏為短惜乎哉且余讀夏史別有感焉夫
禹之聲教訖于四海啓又用集厥命而太康承之一
遊畋天下弗忍身失其國數世不振儘乎人君之不
可以有恃有恃而逸太康猶然况其下焉者乎

殷論

太甲之改過太戊之弭災盤庚之斷武丁之卜祖甲
之義寔萬世之所傳述而具萃於商摛與賦哉詩曰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夫自湯迄于帝乙蓋屢襄而屢

興天下于典刑猶存大哉質也向使帝乙之没而啓果立者商之傳世其有量乎嗚呼惜哉

周論

周之歷年最久而賢王絕小文武之後履有三王焉曰成曰康曰宣而宣則又未克終矣其一敗而不復振也無恠然且至八百餘年之遠而不遽亡者何也曰聖人之功曰周公之禮孔子之教是已周公制禮治周其文郁郁繁簡得中型範大備故東遷以來諸侯僭亂天子之跡令不行而典章具存其流風餘韻猶尚未泯焉則國固未可動也降及匡定消亡殆盡

而孔子出悼斯文之將墜慨王政之日非於是作春秋以誅亂臣賊子三千之徒蓋多與聞是以天下之人曉然皆知逆順去就之分暴秦悍楚狼顧脅息莫敢先動者殆二百年雖載之空言未見於事而其振厲王綱維持邦脉者有如是夫噫周公定之於方盛而孔子扶之於既衰則其功又加大矣不然以削弱陵遲之勢當列國僭亂之餘七雄并吞之世能擁先王之傳器建名諸侯之上若是其久遠耶愚故曰衰周之不亡聖人之功而其不振者賢君小也

秦論

三代之興皆以德其亡也皆以失德惟秦以法興亦以法亡史曰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夫法之慘刻者無過於三族按襄公始列爲國而文公即襄公子然則秦之法蓋自厥初而然非孝公用商君而後始有之也但比初加密耳周轍東遷文武之德衰而威文之義起當是時蓋無所事法秦僅能自守其國而不敢以尺寸加於人及王道缺而霸跡熄七雄僅吞強者乃勝當此之時諸侯皆無德而秦獨有法此其能混一者與秦既得志益以自用爲法浸刻天下離心卒歸寬仁由是觀之人衆勝天天定亦能舍者矣

吳論

子曰秦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以稱焉若季子之讓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吳自秦伯至去齊十七八世雖未能與中國諸姬通無聞於春秋之際然惟撫其臣民修其城郭縣縣不絕也自巫臣入吳吳始用兵自吳用兵以至於亡凡七君不終者過半諸樊輕進而隕於巢王僚兵連鄰境禍起

衽席之上闔閭遠跡至郢還傷死於擣李夫差觀兵齊魯押主黃池越人內蝕身禽國沼為天下笑烏虜樹德而滋好戰而亡吳之始末舉矣

魯論

周公聞齊政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魯報政則曰魯從此弱矣及後皆然信乎聖人能知微矣及余按春秋傳被劫殺者六世見逐於其臣者二君而文武之後列國篡弑者自魯幽公始由是觀之其亂比齊殆有甚焉豈周公之言猶未至與抑必有所以然也記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予魯天子禮樂伯禽受之噫

此其亂之始乎周公身能逆言之哉或曰此漢儒說也夫顛王襄矣重耳請隧則不許曾謂成王之賢而為是乎曰春秋書郊牛論語稱禘魯之有天子禮樂也審矣先儒曰成王之予伯禽之受皆非也自是諸侯僭亂大防日壞周遂陵遲而三家者以雍徹季氏八佾舞於庭政歸私室魯亦不君矣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齊魯同受封以至春秋之際魯日以削齊日以大若邾莒之於晉楚也其疆弱懸矣而子猶云然者何也距道而言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強勁自恣內利外義其一人危羸拘束禮讓自

持欲以禦人也則能者固不及強者將以與為讎也則其亦可以捨此而取彼與夫齊魯亦猶是也

燕論

燕召公之後也周公之魯太公之齊文獻足徵典章俱存儼然為諸夏之望夫召公之事昭載詩書雜出於傳記其嘉謨鴻業殆與二公相上下可謂盛矣及求之燕流風餘韻蔑如也譜系之不傳且八九世豈召公留輔王家未嘗適國治民與噲愚妄人也懷虛名而受實禍然彼爭奪篡弒之徒或亦可以少媿矣夫太子丹不忍欲以尺劍報秦事卒不成而促其死

何異童子而搏虎哉雖然無丹也燕能不亡乎當是時韓魏戲國齊楚待斃惴惴焉唯恐傷秦卒皆俘虜而西蓋燕之亡猶有生氣焉

祁利裘傳

祁利裘者金氏舊奴也性樸直甚不能俯仰以取容於人值歲荐饑不能自食為富家傭間出行乞焉以年凶甚人多不與施且傭直賤日暮而歸計所得不能食一日久而益窘於是祁利裘喟然嘆曰甚矣吾生之苟也吾日以糊口為事而苦不能焉久而盜心生盜者吾所常深耻者也今輒若此吾其寧死矣乎

石室遺稿 卷之一
遂反鎖其外戶及門終日不出鄰人以為狂也而不
省也再經宿而高鎖不改也而始恠之爭相告來集
穴壁而附焉見朽椽煤壁凜若相厭者而四無列焉
祁利裘斂手瞑目盤膝而坐如塑焉或怖而反走踉
蹌也或呼而與之言皆漠然若不聞也有村媪聞之
曰彼其死也吾曩見其忽忽不樂也繼又見其由由
自得也遂乃操一盂飯一碗羹往敲其門而告之曰
翁出翁出我有飯與羹持在乎此翁出可一飽也翁
何自苦若是久之無應也媪復泣而言曰非飯之為
惟吾意是啗焉祁利裘乃言曰媪之意盛矣難得也

縱以媪之德得一飽其何以繼之媪亦貧亦何能長
活我苟其能長活我吾又惡其無名媪速去勿復言
媪立終日卒無奈何也而去之後數日祁利裘竟死
室中

贊曰世衰道微士大夫能全其守者蓋少矣若祁利
裘者不其奇矣乎哉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祁利裘小人也窮而不濫豈聖人之言過歟苟使士
大夫以祁利裘之心為心則上可以保廉耻之節矣
下可以絕渝冒苟且之俗矣於乎尚知所以耻之哉
若祁利裘者余又何贊焉

肆對

退漁先生燕坐說澤相理相翊相定侍先生拈史記
中高帝推隋孝惠魯元事為問說澤曰非人情安有
為人父躐子與女子之賊者哉悖倫甚矣相理相翊
曰為天下者不顧家高帝志在天下豈區區愛子女
者不可以人情論相定曰不然是其所以為愛也方
濉水之敗從騎數十車重不得馳追及皆坐受縛矣
倉卒之間若徒眷眷骨肉之情不忍墮棄則父子俱
為囚虜顧何益哉且羽雖得孝惠魯元必不能害觀
於太公呂后之歸可知已概高帝之意以為羽外雖

殘暴中情仁弱既不得乃公則必不能加害二子棄
則俱全否則俱亡與其俱亡孰若俱全是以推墮之
不疑至于再至于三其所以愛之者出尋常萬萬而
欲其生也亦至矣滕公之三收豈識高帝之意者哉
先生莞爾而笑曰相定之論於漢高祖似之

新村志

出光熙門過往十里北東逾一小嶺曰新村新村三
面皆山麓而前臨大野是東湖之一勝也左迤而東
南為箭串之坪即國之牧場處水草甚美繚以周隄
有橋焉廣二丈有餘高倍之長合高廣而三倍之右

迤而西得立石石圍可聯三抱高七八丈斗起野中
故名古稱立石浦而今去水稍遠蓋世異時移浦失
故道而然繳箭水發於峩峩之山奔流出箭串橋下
布于豆毛會于漢每夏秋之交久雨水汎濫被野舟
入村中村舊榛蕪無居人粵惟我高祖小司寇府君
首胥地而亭焉曾祖小司馬府君繼而增廣之今平
遠亭是已久益成聚遂爲近坳大村村老人或傳以
爲司寇公將御營時譏捕火賊分別其平民見脅者
白一上而釋之披萑菴驅蛇虺處之于茲遂以繁盛
云今村居人幾四百戶俗鷙悍好武種麥而食質堪

納馬皆得隸禁兵與壽水鐵人大略相同麥收而種
菁菁大而美都人謂之箭坪菁與往十里芹同珍之
是有太僕寺外倉司寇公之所白建村前有大柳樹
數十株離立相望者司馬公之植焉土武就其蔭墀
射場農隙以治藝草遠亭四架五楹東堂西軒而南
置檻馬俯以觀野野週迴可數百里一舉目漢南諸
山蒼然三島其布帆檣上下可數也畫師秦弄奚一
日登茲亭望三田烟樹大咤曰此不下薊野但小耳
彼以技嘗北遊燕必有見也凡亭在山則寄在野則
墊墊者每未遠寄者每未平惟斯亭也不寄不墊擅

山野之勝焉東阜有任氏亭今廢稍南有許氏亭又南折而西有趙氏小漱玉亭清幽頗可愛西麓之奧爲李氏座墟由座後上至于顛以臨立石平行可置亭以眺望山北皆土也惟水埋洞一曲滴泉蒼石可觀余惟茲土二祖所開荒寔爲余生長之里義不容棄謹撮其山水民俗之大槩作新村志

奉送伯氏陪大人遊嶺東序

家君之始謀東遊也諸兄弟爭願隨違已而皆不果獨伯氏定出遂以仲春二十四日假裝發漢師相定遠送至于驪江之上將別進曰吾聞適九郡者衝虎

豹之窟抗蛟龍之淵遠者千餘里近者三四百里邑治間濶人烟稀少往往有益賊之患入山則望高之危寧遠之險毗盧之峻急九淵之深絕或縣索垂鐵汲而上下或側行崖壁間與猿猴爭能一差跌悔不可追敢告伯氏訓饒僕御晏出早入又必念垂堂之戒慕迴車之義毋劇吾筋力毋動吾血氣風霧勿犯恐致疾病高深勿窮恐貽憂惱凡有所欲必謹必慎戒之哉毋忽乃言伯氏曰諾既拜而退諸僕來辭命曰汝等自今日始毋貪程毋飲酒左右服勤毋敢少離皆拜曰敬諾遂行己巳二月二十六日舍弟相定

謹書

答有道書

僕不量自己氣力妄論古人志業居然爲矣的矣曩
竹溪安惟弘吃吃於華徧古今之異僕終始力言之
方在疑信中矣即者辱惠書以爲安氏之難子必未
得其要故反折而入於子反覆指陳必欲其開釋昏
蒙無俾久自苦爲也僕寧不知感謹考來書乃安氏
論古今一端而所以行其說者不過曰古今人不相
及古今文體裁同異二者而已矣而其古今人不相
及云者安氏亦已言之矣其論古今文體裁同異以

爲散語漫記容可以之古而序記書牘疏章之類後
世之文不得不用後世僕又惑焉今夫序記書牘疏
章之文皆具於古而特盛於後世耳賢所謂後世唐
宋是已溯唐宋以上以書牘而言則其散出於載籍
者不絕也若呂相之絕秦樂毅之報燕叔向之論鑄
刑荀况之遺春申君太史公之答任安李陵蘇武之
相贈答爲最著以疏章而言則宋已之論韓魏形勢
黃歇之論伐楚害蓋李斯之止逐客賈誼之條陳治
安司馬相如之諫獵淮南安之諫伐閩粵楊雄之諫
不受單于之朝劉向之論昌陵及災異諸對皆可師

石堂遺稿 卷之一
法而其序記則古之叙論志記皆是也且如易繫樂
禮諸篇是序體禹貢山海經之流是記體特未曰序
曰記耳彼唐宋人之爲此文者非無於古而自創也
非離古而有成也乃循古而加夫離繪焉已矣今賢
不以是爲古文而直謂之後世之文此僕所以惑也
夫敷陳事理畢露情志通暢而易究委曲而不厭其
詳此固疏章體也賢曰惟唐宋有之而僕則曰此亦
惟秦漢有之夫先秦之文覈而辯西京之文徐而安
東京之文練而切咸能訂援經史反覆情僞不迂晦
其旨以煩神慮不枝蔓其辭以疲省覽若今之爲疏

章者按而行之蔑不具矣則使今而無唐宋尚有據
也唐宋而無秦漢則吾又知其必無據也而賢乃麾
秦漢而進唐宋其亦惑矣且夫散語漫記容可以之
古則序記書牘疏章之文亦可以之古矣序記書牘
疏章之文不得不用後世則散語漫記亦不得不用
後世矣今賢曰散語漫記容可以之古而序記書牘
疏章之文不得不用後世此又僕之所增惑者也噫
是人也承是世也仍是文也宜無異同而賢始論其
世而別焉又就其人而別焉又復欲別其文矣其別
愈精其害愈深此其習聞今人之說未嘗以古人志

石室遺稿 卷之二
業自期也僕且張之夫古之人振振襄菑之風率厲
精明之氣嚶嚶然以爲彼丈夫也吾何遽不若日進
而思齊焉今之人樂徑易厭煩處安於自小以爲士
生斯世古人終不可到索然日退而不自知是故古
之人據經包史汎濫百家鉤深極高斃而後已今人
則不然假宿於歐蘓歸身於晚明諭之以馬韓則笑
之夫古人之志業如彼故其成就也高明廣大真可
以不朽於後世矣今人之志業如此故其終也隘少
淺狹無以自立其稍有自立者隨而無聞矣此古之
多文章士而今之文章之士絕少也子雲曰丘陵學

山而不至于山百川學海而至于海此畫不畫之辨
也是故韓文公非先秦兩漢不讀柳宗元參之左莊
諸家歐陽永叔摹倣史遷蘓軾旁及於老佛書向使
此數公者其用心如今人則安能使當世視以爲法
後人頌之無窮哉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
此之謂也僕願賢本六經參諸子源秦漢流唐宋毅
然以古人自期則斯古人矣若又必已見而狂吾言
也彼歐蘓者亦古人也不如且就東方讀稼牧谿澤
之集爲近也猶不如就今日法當世治文者之爲尤
切也盡言至此倘不罪否如僕者固不能者無待乎

多言而乃若其志則有可取者耳

金氏義烈傳

論曰倭之始入東萊也府使宋象賢死之君子知國不遽亡也余觀當時藩臬之臣皆擁兵自衛寇至輒身鼠竄以致三京失守八路丘墟終始以討賊爲己憂者唯李忠武公一人而已矣則國之存者幸耳及按壬辰日錄艸野諸公所在起兵多者數千人少者二三百人慷慨雪涕忠義相感奮或野戰或城守隨仆隨起至死彌厲雖兵孤力弱不能使之大創然其蠶壯勃鬱之氣塞乎兩間有足令王綱自振妖稜自

銷者矣嗟乎國之不亡誰之力也傳曰國以義爲利誠哉言也余故嘗以爲龍蛇之際有能提一戈橫一劍瞋目而擬賊者無問其大小勝敗苟以義名皆可傳也余從宗老上舍世億氏得其先祖事蹟一門之內死者二人成功者三人不已赫乎於是作金氏義烈傳

金萬壽字德老光山人流寓鳳山郡有母弟三人曰千壽百壽九壽萬壽身長九尺有餘膽量過人諸弟皆武健鄉里畏服萬曆壬辰倭犯王京上去邠下諭八路士民令起兵討賊萬壽時失職家居聞變痛

哭遂與諸弟舉義壯士應募者九百人衆推萬壽爲大將於是萬壽將九百人星夜赴難至長湍與劉克良軍合禦賊于臨津我師敗績百壽死焉萬壽與二弟奔還本郡益募材勇爲再舉計會子光鈇自行在假節至傍縣子弟多願附者軍聲稍振當是時臨津破畿湖無阻碍賊酋行長據平壤分兵掠海西列邑皆潰本郡守亦遁去士民奔告于巡察使李鎰以萬壽權行本郡事人心小定八月萬壽會諸郡兵討賊破之報捷于龍灣 上初聞海西皆從賊及捷音至大喜即命近臣製教書宣于萬壽等若曰每念中和

以東之民悉被鋒鏑予用愍焉今聞鳳山金萬壽黃州黃河水尹聃中和金進壽等糾興義旅殺賊甚多以爲此輩忠義苟令吾民免於屠戮生可同享死蔭子孫姑除萬壽宣傳官河水禮賓寺判官聃義禁府都事進壽儀賓府都事以萬壽河水進壽申胤貞等爲義兵將秋涼乍動邊塞早寒霜露之降慄然悽愴思歸一念如水東流速清道路來延乘輿學士李好閔之辭也教書到郡萬壽父子兄弟西望拜泣以死自誓賊數萬兵駐洞仙嶺萬壽軍栗津上與相持而已賊移屯富車原萬壽潛渡水擊之一日三戰三捷

又襲南山賊破之與尹聃林仲梁等犄角東南以綴賊兵賊終不敢專意西犯明年天兵拔西京賊東遁萬壽舉諸將設覆于砥峴斬數十百人賊退屯嶺南朝廷重南邊以萬壽為珍島郡守時統制使李舜臣軍閑山島義兵將金德齡軍光州萬壽日夜繕聚給餉二軍不絕無何忤權貴去及錄勲又為媚嫉者所抑置原從科識者嗟惜焉萬壽性至孝母老遂絕意仕進家食十年毋卒未幾亦卒年五十五葬于本郡禹岐山之原萬壽自為兒嬉戲輒作營陳狀及長讀書略通大義往往抵掌談兵人莫能頡頏者以武舉

屢官至豐川府使云 宣廟特贈工曹判書 肅廟戊子郡人為立祠于湖上名之曰忠烈祠以諸弟光鈇及姜燦李翁配食

千壽百壽俱以壯勇聞方義師之赴難也萬壽將百壽九壽先驅千壽殿上舍崔涉李翁居中參謀進與官軍合兵戰于臨津官義兵皆敗時南風驟起烟焰撲天百壽大呼曰男兒死耳躍馬突陳與守禦使申砮助防將劉克良同死千壽九壽收兵而止得與萬壽逸去豐德峴之戰千壽中丸不死後與百壽俱贈職配食忠烈祠

九壽字忠老萬壽少弟也狀貌雄偉少讀兵法有知
略萬曆武科又擢重試為訓練院僉正先難棄歸始
兵起九壽言於萬壽曰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
賊之長技在火炮非我弓矢所能當若以長槍大劍
掩其不意可取全勝萬壽然之大鑄槍劍徧頒壯士
以是賊大挫富車原之戰九壽先登陷陳斬賊酋一
人一日天大雷雨夜黑九壽曰昔劉錡乘風雨有順
昌之捷今其時矣萬壽從之又大捷其出奇多此類
亂定朝廷設軍功廳諸將士或詣廳自言其功九壽
曰君臣猶父子父不幸違難子救之而後敢自言乎

退居黃山漁釣自娛戊午渡遼之役起家從軍中流
矢輿還明年九月卒葬禹岐山下 肅廟朝特贈工
曹參議從祀湖祠

光鈇字子長萬壽子長身玉貌善騎射年十六冠武
榜明年亂作 上西狩光鈇以都摠都事扈駕進曰
臣願得一節西歸鳩兵掃賊以迎大駕 上壯其言
許之光鈇乃持節行收鎮堡守卒至本郡時萬壽兵
敗自臨津歸得光鈇喜甚進與賊遇於豐德峴賊勢
大諸將新敗皆有懼色光鈇獨奮直前督賊陣賊披
靡斬其隊長一人復與諸將踴躍赴之意益

石堂遺稿 卷之一
堅無不殊死戰賊遂大犇是役也千壽中允幾殊諸將多病創卧光鈇卒無傷自是賊畏光鈇遇之輒引去光鈇自幼有神勇趨捷如飛遇大敵氣不少挫好先登取奇勝故能斬將顯功常爲一軍最其輕進而敗亦以此賊屯可左村散軍刈稻光鈇諜知之帥數騎直馳到可左村賊首方手一旗指搗刈稻見光鈇驚引而起未及光鈇至格殺之塞旗出諸刈稻者大駭就圍之聞其爲光鈇皆咋舌不敢近賊入南山阻洞仙爲固萬壽曰賊據險自守猝難破也若得勇士往刺殺其首仍急擊之可以得意光鈇請自行是夜

雪光鈇與勇士十餘人緣崖出賊後覘賊直入其卧內斬之持其頭大呼曰我金光鈇也賊大驚皆散前會萬壽至夾擊大破之光鈇自將追餘賊至古井村又破之次富車橋若有呼者曰莫過橋馬逸不可止遂過橋伏發是日光鈇竟中允死富車橋下初光鈇截其髮約左手無名指示母曰兒已捐身許國原隰之衷以是爲識光鈇既死諸將吊萬壽萬壽曰無用吊吾兒死於王事是其志也事聞贈慶高左水使後萬壽贈判書光鈇下一階爲參判

往者三州李先生爲作禹岐山二銘而序之曰金氏

之門忠義一何多也斯言盡之銘曰公有令子有力如虎橫戈躍馬漆齒櫛魄俄以屍歸一軍雷哭公曰毋吊死得厥所即其銘而光鈇如生焉余聞光鈇未娶而死萬壽遂無嗣立千壽子光鐵為子嗚呼悲夫

答金伯剛

宋說亦曾見之弟平日推尊原道在法言中說之上敬其人至及其像今承亟撤之教不覺慙然弟此本唐人摹之外國人傳之至今屢數百年婦孺見之皆以為夫子豈可以宋之一言而遽議撤弄半韓熙載有美鬚鬚不能自有畢竟為退之出色可笑

所論益經語的確可喜而挾摘稍費力耳弟始見此時已疑其非伯益所紀而其文博雅高古决非漢以後書又意其實出於伯益之手而其詭誕不經自相矛盾者皆後人傳會耳日間偶閱成都揚慎齋有論此經云周太史終古史佚之所紀其言有理合示斷以為鄒宋所為大有所見但彼專以推行為說不應簡直乃爾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如欲指其罅漏一一言之豈止於章山數條耶然其為書大奇好古者不可不一觀也

樵樹問答

居堂遺稿 卷之一
客問於主人曰子聞燕事否主人曰唯願得其詳客
曰其主荒其大臣貪倭水是頻仍盜賊竊發西胡耽
耽苗蠻橫行天下之省十三今失其七師徒燔於疆
場徵括及於遼瀋傳說之大槩如是矣主人曰唯危
乎殆哉岌岌乎客曰其遂亡乎主人曰唯其亡矣不
於其身則必於其子矣奚為知其然也曰胡無百年
之運理實然矣今其勢成矣客曰有是哉子之癡也
皇帝沒於甲申甲申之距今已百有餘年矣子將奈
何主人整襟曰何言之率也甲申之後尚有數君數
君者存則明存明存則固不可以輕加與奪也曰南

京則可浙閩則苟矣曰惡是何言也逸債之臺未墟
則共主故在駕海之舟未覆則正統猶續彼江浙若
閩廣若緬甸不已赫乎曰然則後有如朱先生者作
修宋元以來國史則固將訖厓海而及緬甸乎曰然
蜀之為漢或者疑於吳恪而綱目猶與之況於以此
之正而無彼之疑者乎客瞿然曰鄙人失對今聞命
矣敢問繼胡清而起者其苗蠻乎主人曰首發難者
未必得天下自勝廣而然矣無已則為真人驅除耳
客曰彼之有天下者其華乎抑又夷也主人曰其華
乎天道一陰一陽人事小人屏而君子征客曰聞道

西胡盛長戈十萬兵虎視紅頭帝飛書動北平天意
固難知擅裘膺曆數清人縱滅亡未必生真主此非
子之詩也耶今何言之異也曰然之然之是要之也
客曰然則天其或者復興朱氏乎主人愀然曰吾未
有知也吾未有知也必舜之德田齊代興必禹之功
勾越後盛漢之亡十年光武勃焉今 皇明則失漢
之時而遠舜禹之功德矣客曰唯唯今或者以爲彼
之盛衰我視以安危彼之存我之福彼之亡我之禍
是固過矣彼失中原則必據寧古寧古近於我境我
豈得晏然哉曰然雖然天下之大而失之寧古之微

又安可終撫而有之客曰吾聞寧古之甲兵利倉廩
實益山左峙銅海右匯民庶殷富城郭峻極豈累世
石畫而一朝瓦解耶主人曰必如子之言董卓之鄙
塢赫連之統萬雖至今存可也苻堅之連兵百萬而
散鐵木之設都二三而墮豈非以其天與則一旅乃
與天奪則九族皆離者耶客曰彼乃顛敗則於我必
多不虞之請難處之事將若之何曰試歷言之客曰
彼若疆場日蹙寇敵日深則必徵兵於我我欲聽則
國半喪不聽則禍至將若之何主人曰自古我國之
於中國附從而已非比內藩之可號召而至也彼烏

得以及我哉曰然則深河之役我何以發兵耶曰異於是矣當是時虜在我隣且遼瀋在華偏之間約期共舉寔兵家之長策而持券責報儘皇恩之難忘則雖令傾國而起勢既則然而義亦所不敢辭也不爾自古安有拒敵於門墻之內而召兵於圖籍之外哉曰彼既失關則必退據巢窟徐圖興復飛書求助如之何曰樹德務滋除禍務既彼創業者必不遺疾於其子孫矣其勢必出於迅掃而不容其圖復之暇矣客曰是則然矣彼既據寧古寧古地小不可以容衆則彼必借地於我我將奈何主人曰祖宗地不可

尺寸與人曰不然牛雖瘠債於豚上則必無幸矣我弗聽而彼意有出則磨天以北晴川以西非我之有也且子獨不見夫丙丁之禍乎主人曰始滋之勢急於風火方蹶之氣危於綴旒彼將自亡之不暇矣暇亡人客曰青歲幣則如之何曰姑仍其舊客笑曰子嘗守先正春秋之義痛李世金縉之耻今彼虜狼狽出關流徙垂亡而子猶欲以歲幣迎之何前後之無據也主人喟然而歎曰是難言也是難言也但不宜假義昧勢遽絕其好輕掩其禍也客曰彼若分北而東求寄寓焉則奈何主人曰古者諸侯失國則托於

石室遺稿 卷之一
隣國曰寄公安有昔嘗號令而今請寄寓耶必無是理萬一有之不受而已客曰然吾請復有問焉可乎齊公九世復讐而春秋與之今承其弊或閉關絕約或倡義刷耻明列聖含忍之心使天下後世曉然皆知子以爲如何主人整襟危坐慨然太息曰是余宿願也但恐今時則不然始既不能死義終又不能審勢內無修攘之實而外慕復雪之名則未見其可也子欲強援齊事而吾又恐其爲景定之續耳客曰後之主天下者發師窮追要我夾助則如何曰辭之曰辭之則將置之耶曰知我之必不助彼當不復

強之也客曰欲收我則如何曰從之曰我國素以禮義著於天下今也中國三嬪而我輒奉表而隨之豈不爲海東諸國之羞耶曰不然皇明有大德於我而我不能死者誠以宗社爲重也況於彼清也何有客曰徵兵無慮也借地無與也歲幣仍之寄寓拒之辭兵也聽收也果皆如子之言我固可以高枕無憂耶主人曰胡爲其然也皇朝遷而南我未有爲彼殲則止我豈可以無備曰備之道何如其可也主人曰上下一心惕若寇兵之將至凜若國勢之將亡多方而謀之隨機而應之大略如斯然子之論

不于其本而于其末顧余之憂不在乎外而在乎內也何則國家 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多歷年所式至今日紀綱懈弛風俗頹敗名分虧而上下相陵矣明黨痼而門戶各立矣仕路不清而奔競作矣科場不嚴而請謁肆矣團束不精而軍政紊亂矣經制不行而民怨朋興矣百弊交作難徧以舉而大官區區小官搖搖 主上明聖德不布聞萬一有變寧不大懼客竦然而聽矐然而前曰此將奈何曰是亦有道而已矣崇禮讓厲廉耻辨淑慝尊貴賤擇輔相納諫諍破資格用鄉貢革徵布行均賦則紀綱可立風俗可

厚名分可定朋黨可消廟謨可恢臺風可振兵衛可正民產可裕也苟如是百工喜而四方動萬事集而衆瘼祛魯易訂之不作何外患之足恤於是客起再拜曰子之辨博子之志大吾請特茲而無恐於燕事其可乎客去而序次以爲槐樹問答

石堂遺稿卷之一

石堂遺稿卷之二

文

祭三室文

光山金相定謹以啓殯之日操文哭訣于三室延安
 李氏之靈嗚呼子其真死乎嗚呼子其真死矣自暴
 復之朝至于今日日計則四十日也旬計則四旬也
 月計則三月也始死愴怛而已歛而木之而然疑作
 日月漸改久而妄想起今亦已跨時矣子沒後數十
 日內夜夢輒見子病重如常時方夢時不知其已亡
 而但憂其病也朝而求之無得也時秋而冬晝刻漸

短夜刻漸長則憂病時多而悼亡時少孰辨其晝夜而究其生死耶吾嘗見裨官小說多記人死五六月或八九日或十餘日後再生者輒以為誕妄不復省今於哭子之餘意謂天地間或有其理而若將有以親見者泫泫乎恤恤乎有期望間四字缺之心既而淡日連旬閱月踰時而漠然無聞也無見也繼又啓殯陳器將遷柩車導祖道則疑思妄想一時俱盡而於是乎子為真亡人吾為真鰥夫矣嗚呼惟靈以清淑之姿有柔嘉之德謹守大體不事邊幅綽有古女士風吾竊嘗私幸以為是可與事父母可與和兄弟

可與接賓客而治僕婢可與守貧窮而樂富厚可與周旋提挈損益過不及共成一家之教也故與吾為夫孀十八年情猶人也義特重焉方將依倚以老而遽爾中道相失哀哉由茲以往憂吾誰分樂吾誰同父母吾誰與事兄弟吾誰與和天下有道吾誰與佩其無道吾誰與戴嘗慕温公家儀腹藁既成而吾又誰與之行乎哉嗚呼子之病也醫夫必良藥未必當而治之後時卒亦無効嘻噫其命歟其治之及時即未必死而今以後時而至於斯斯不可謂之命也夫其使余過時而後治者亦不可不謂之命耶始余見

其病漸篤入謂子曰非謂子必死死生亦非異事有所欲言言之死則無遺恨幸而不死亦無損也日諾越翌夜聞子呼私屬密紙筆私屬憂其言疾也禁不可遂無言以死噫噫其所欲言者果何事其言之也不于余而于私屬亦何意也今皆不可知也嗚呼悲哉丑坐之原即我祖考妣山下麓也祖妣嘗愛子殊異今茲歸侍庶可以慰至若病兒之隨化誠不忍洪筆以重幽明之哀也嗚呼悲哉

答安惟弘

積雪中擁書獨坐簷前老桃數三株似不知主人生

意矣此時此境恐不可以城市山林二者也即奉手告審就靜蕭寺工夫薦實慰喜不可狀但蘇錢非惡務近世一種人欲徑立門戶驚動一世者多從此路入心嘗慨然不謂吾惟弘復爾謂於虞山益有所得吾又恐其得者小而失者多也幸無以速化為意奔走榛莽間改轅返旆徐行於九軌之塗如何如何

刑仙

刑仙失其姓名大靜塞達里人世業農值歲大歉不能自生盜隣家牛為其所告被惡刑於縣既出嘆曰牛賊人所賤也惡刑眾棄也吾不能忍飢也而犯

之吾無面目復見人遂入漢孛山其後二十餘年樵夫遇之被薜荔散髮編體生毛長數寸許目閃閃作雷光無復人形而以其能言知其爲大靜縣塞達里盜牛人也問所食則曰木實松葉欲與同歸則曰山中差樂不願也高歌而行行步如飛遂失所在濟人謂之刑仙李博士子韶大靜人爲余言之如此藥誦神仙傳有數十人皆以惡疾得仙道何者割棄塵垢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噫刑仙近之

記射豬法

余從獵者洪君得射豬法曰山行遇大豬則射之仍

即縱馬違之否則爲其所騰傷爾豬近項處皮甚厚幾七八寸丸鏃不能穿傳之不死故其射也必志其緩下處其射逸豬也志其頭前而射之乃中若志其肩胛之間則矢出尾後矣其言皆有理又云豬中丸不殊則疾走入深松中揀多脂者倚而摩之須臾脂盈其穴瘡重得不死人之用技可謂巧甚而豬亦有醫身之方也歟

記半癡雪山圖詩

半癡少好詩尤長於絕句槎川以爲半癡絕句吾不及也槎川新得雪山障子欲寫一絕其上而顧無好

石室遺稿 卷之二
意以屬半癡半癡諾而去一夜大風雪槎川擁衾獸
睡四更後忽聞剝啄聲甚急驚問曰君得非半癡耶
半癡曰吾果半癡也第速開門張燈徑至障子下取
筆疾書即出門去其詩曰柴扉月落曉燈頽寒氣陰
森繞閣梅病裏此身疑是夢雪山千疊忽飛來槎川
大稱奇半癡宗姓名台明

記秦翁寒食詩句

秦翁翊卿之大人少能詩分曹較藝往往擅場怒菴
於諸弟最愛之嘗寒食出行遇雨有詩其首聯曰春
衣馬上改寒食雨中行怒菴大讚以為有盛唐風調

且云春衣寒食屬對古今人所未發編誦之同梓諸
公莫不稱尚洪道長後至又舉以為問道長默然久
之曰此固佳新學詩者或能道此有言其為秦甫作
道長曰吾固云爾怒菴初無一語道長出曰洪道長
終是間巷人惋歎彌日晚來客遊東臺作觀大風樂
歌有曰鼓淵淵領衆音有道亟稱之為不可及余笑
曰恐有洪道長到門座中皆笑翊卿以詩文行世而
秦翁則人皆不知也余故表而出之以見翊卿之詩
有自來爾

祭叔祖退漁先生文

石室遺稿 卷之二
不顯吾宗代有名德翼翼李想式昭先則嬰違門禍
長能自力以立于 朝角讎而克侍筵侃侃入臺棘
棘据禮一書殆事莫測人皆吐舌公不變色孽臣壞
綱竟竄于北 今上初載首加拂拭乘駟以行望闈
而息拜章歸家鳩水湜湜甲乙之戰 皇則建極人
於其間化身千億僵頓蕩析變亂白黑壽陵學步直
是匍匐方且欣戚以爲失得大人處之其儀不忒壯
年勇退天脫微纒豎脚之牢秉志不惑三十年來較
如繩直歲寒松勁瀾倒柱植 王三錫命風厲一國
迺長論思迺總憲職迺參政府卿位既陟戊辰之

召思榮曠特 上曰汝來君臣一識辭進揖退竟死
引慝責難爲恭非對以臆彼奉令者但趨而翼幅巾
韋帶宴處深嘿憂國之語出於悃幅七耄康強三朝
疾革君子曰終在公何盡殄瘁之詩每誦心惻胡不
憇遺俾世矜式於余覲醉遠不踰闕天稟方嚴容觀
雅飭高材近道不假文飾鷄鳴盥櫛坐如山嶽神閒
體舒了無敬側出言有倫不遲不亟賢愚盡分恒日
之是有背名義視猶變舉以面責不厭其刻歸相
怨嗔久乃見憶善者好之鄉原爲賊晚歲卜尋驪丘
之即墻桑園栗寢廟斯偃嬭女晨春夫人夜織春畬

石室遺稿 卷之二
漸闢我藝黍稷里無惰農公且力穡山水之觀徧于
八域行不以昨返不以翌所至驚動家藏翰墨詩主
陶寫文禁晦匿隸楷深刻金銷石泐小子無似謬蒙
獎教庶幾夙夜得少稱塞不腆文字屢供憑軾嗚呼
今日乃以侑食尚饗

送北評事洪文養之序

國家置八道道有觀察使有節度使節度使各自治
其所轄兵馬惟西北有評事以佐之其後西評事
廢而惟北評事存如故所以重北邊也北節度使其
班秩視他無加而其服歸起居出入之儀遠出西東

南諸道上其評事必極一代之選非曾經玉署有才
望文學者銓官率不敢補後未必盡然而賴無聲稱
者蓋寡矣其異節度使儀重評事之選豈無以哉今
南陽洪子以前弘文校理寔膺是選洪子端重有文
章真其人也是將缺建設之字掄選之缺必能舉
其職而勝其任也無疑於其行也姑與之論處幕之
道以發焉夫評事之於節度使不專為幕屬而固幕
屬也然而節度使率兼獷武人評事則類皆京華大
家子出入經幄恒日視此輩若無一朝為其評事入
其庭行其禮進進恁色或簡不就儀氣陵而上之為

鄧度使者先慮其如此見其如此之為懦者必貌而
遠之剛者必懷而仇之情志不相孚論議不相合居
一幕而判若胡越之人平常無事時其如此尚無害
已一有緩急鮮不敗事念可寒心夫鄧度使不法事
有不可但已者評事輒得以論奏若鄧度使非至有
不法論奏一日固吾帥也吾帥也而吾其可易而侮
之也哉今使評事者始至執禮惟謹既處聽事益虔
不敢以傲氣驕色相加節度使先慮其不如此見其
如此之為亦必訾然驚忻然喜坦然出肺肝相示意
氣相許與言語相可否平素交驩故緩急易以得力

非枉道也以盡分也非辱身也以集事也苟非忠信
知所擇人其孰能與於斯其孰能與於斯余於執事
者深有望焉苟能此而後乃可以舉職勝任而於朝
廷建設掄選之意為不負也執事其有意乎我曩吾
從祖嘗謫居六鎮之茂山六鎮人時有至者余間問
其評事之名者云間之鄉老人矣蔡評事挾名姬張
大風樂馳騁田獵喜遊觀日飲酒賦詩以風流評事
稱金評事携一部周易書終日閉門却坐焚香讀之
盡帙而往以道學評事稱然於評事之實俱未也古
人有鄭評事者當壬癸間收羸兵戰強寇數萬連破

居堂遺稿 卷之二
之不終朝而遷其跡於境外奴倭以劊而六鎮之民
賴安是乃所謂真評事也余聞而喜之不忘今並為
執事誦之鄭評事名文學云

與林厚而書

前後手狀中皆以心喪人自稱不審此名有何依据
先儒曰人無二本為人後者不敢私其親稱其親曰
伯叔父母自稱曰姪而其服則殺而為期愚不敢知
古之為人後者居本生父母喪其與人書疏果何為
稱而謹以先儒正論推之其舉服以稱也無疑後來
人情太勝凡為人後者亦知有先儒之說而不忍便

同於他諸姪始有喪人之稱此雖方古禮意果未知
其何如也而其不忍之心亦大人君子之所不斥也
今左右不從古禮不用今俗直曰心喪人蓋左右之
意欲一從先儒所論則既與他諸姪無異欲純用世
俗所行則又無以見為人後者遂乃執二者之中加
一心字於喪人之上自以為參用情禮庶無大過愚
未見其可也左右果以今俗之歧於禮乎則舉服以
稱可也其以古禮之咈於情乎則稱喪人亦無害也
今必欲自我作古剗出新目則依違兩間強相湊泊
恐亦非用心之正也且夫心喪云者無服而心為之

居堂遺稿 卷之二
制也故若喪無服者皆得爲稱而出嫁者與爲人後者過暮後乃可稱也然則稱心喪之若無服又不如稱暮之爲有服也今左右之稱心喪也政欲並舉後一暮之制以見雖暮猶再暮之意而不知反掩前一期之服遂爲有服而無服之歸耳其可乎哉且左右之不用今俗稱喪人何哉豈以其與諸子無故者無別乎夫諸子無故而親喪者其書疏稱孤稱哀今稱喪人亦不可謂全無分別也愚願左右一以古禮爲斷舉服以稱則善矣如又牽情拘俗終不能以自行則遂稱喪人爲猶有所據不宜更稱心喪人以取

有識之譏也嘗見左右於執禮雖微文小節必加周慎而今於切近易知處輒又纏繞如此良可感也愚辱相愛久矣既有所見不可不言惟左右察之

奉送仲舅直菴先生赴金城序

辛未四月仲舅直菴先生以前中丞受金城之命勸之行者半勸之不行者半相定未有所言頃之先生出謝將行次于東郊相定進拜焉先生使之言相定謝辭良久進曰願先生東吏先生曰非余能也相定曰然則先生能化之乎先生笑曰亦未易相定曰治郡所以安民安民在東吏東則民安民安而郡

居業遺稿 卷之二
治矣吏者承上接下者也吏不服從則雖有仁心仁
政而民不被其澤矣先生曰在所任得人相定曰知
人其難已而先生女壻金鍾正至先生使之言鍾正
曰願先生東吏願先生月修重記相定曰吾二人前
後至而所言畧同蓋攻先生之不足也其言雖樸陋
願先生察焉先生既行城中士大夫與相定厚者問
於相定曰士之仕也何為曰為行道曰仕止於是乎
曰有為貪者曰然則申先生將為貪乎將為行道乎
曰將為行其所學將為行其所學也則是嘗選為臺
侍矣是嘗進為中丞矣當是時道可以行而不出也

今茲之行殆非為是乎相定曰臺閣任重責大而其
道之行在人非其時而動則道未行而身辱矣郡守
縣令其任之也專其責之也緩而行道猶在乎我故
先輩多行之者予何疑焉且子以夫子之辭內居外
謂為貪者乎曰然曰然則子以先輩之為是者謂皆
為貪者乎曰然曰然則子以縣令郡守謂為貪者之
所宜也曰然曰否不然為貪而仕有道官必取其卑
者祿必取其薄者職必取其易稱者夫然後大之無
行道之責以之無竊祿之恥夫是之謂為貪而仕今
夫郡縣之官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官長得其人則百

石堂遺稿 卷之二
姓安不得其人則民被害其稱職也難而其官位顯其俸祿厚則是行道者之所宜就而非為貧者之所宜冒也審矣近世君子不致詳乎斯以內則不就以外則不辭以為吾無行道之責吾姑將祿仕先輩亦多行之者吾何為歟不然是以古之君子自重今之君子自便古之為郡也治今之為郡也不治是其跡同而實異也然而後來者方且取法不知其非定也竊嘗恥之孟子曰為貧者惡乎宜乎抱關擊柝今之士孰不讀孟子者然而為此者有所蔽也近世之論曰戰國之時雖抱關擊柝士皆為之故孟子之言如

此今時則關柝之任歸於胥商之族而士則不為然則今之為貧者惡乎宜乎守令是已此其蔽也然則今之為貧者奈何凡官卑祿薄而無民社之責者皆是已若守令則行道之所而非為貧者之宜也其曰為貧者非孟子之意也是以先生之未行也勸之行將為祿仕則吾未見其可先生之行將為行其所學則吾未見其不可是在先生之自處何事乎勸故相定歟未有所言而及先生之遂行也則又決知先生之心出於行道而不為近世釋仕之論所動也故曰

石室遺稿 卷之二
將以行其所學而子疑其為貧乎先生之行相定宜
有序言而未也先生追索不置謹次日者問答以發
先生之志並寫郊次之言申告從者

安惟弘哀辭

安君惟弘名道濟竹溪人也有志古文章心專而固
業勤而力不幸年三十一而歿噫始惟弘再從祖翊
贊公業文章既已名重當世而其諸子咸能於辭惟
弘游於其間已知大體退讀書窮爰中久益自信延
興金丈讀易三十年頗有自得與人語窮日夜不怠
惟弘聞之即日往旬月而歸盡秩不餘一字酷愛昌

黎文句別字挾殆無餘蘊間就余共讀碑誌諸篇雖
一義未析輒持不捨其立意不苟多類此惟弘伯父
家在京師惟弘一年必再三來來則輒數月留或一
月半月留其間除疾病大事外輒至余室終日前後
所言殆千萬數要皆引而致之文字之間其志蓋舉
天下之物無足以易此者可謂好之篤矣余觀近世
少年稍慧有才動以文辭自命非不譁然多矣徐而
察之十餘年之後則漠然無一立者是皆好之未篤
而其為之者偽也嘗與惟弘語 國朝事以為韓漢
之於書德令之於棋申求知之於博所學習雖異其

志之篤好則同故卒各有成爲後來稱首今惟弘之
志若此惟弘而不死惟弘終必有成惜乎天不假之
年使余見其方進而未見其成也余與惟弘游久識
惟弘獸深故其言如此他人皆不知也惟弘短少而
貌寢言語拙訥無足動人者而好飲酒尚氣鬯胸懷
坦白不切切檢其身其好善嫉惡出於天性於其所
愛至誠相與雖割膚肉無少顧惜於異趣者雖舉世
推服而唾猶泥滓於余特厚見余有一善爲之喜若
有諸其已其有一不善則頓蹙歎咨咄咄不能堪故
惟弘在側余幸而寡過其益於我豈有量哉古所謂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者余於惟弘見之而惟弘未必
於人人盡然也惟弘病且重將死或問病中何思曰
我思讀書又問欲見誰曰我欲見稚五嗚呼惟弘之
志至死不易而其亦有取於我者與嗚呼悲哉惟弘
文雖未成質直不華如其德辭曰

何彼矯矯方體短心長人曲我直方人圍我方奴今
主古方羞與顏行敝袍不慙兮甘此藜藿人之好僻
方儵忽陰陽無寧任直方剗剔腎腸脫巾解機兮枕
壺與觴有加以氣方嘿而退藏侃侃諧謔方惟余之
傍余違汝正方汝有余張物無當心方獨古文章發

不字通和 卷之二
軻蟾江方總轡屏岡涉明徂宋方上窺漢唐其味無窮方如膏如梁孰暫而得方孰失之常衡茅之下方一葉一床窮年矻矻方寒暑俱忘間發爲文方已自騫翔其義平順方其辭木強其立不羣方其進可量敷菑或忘方厥田遂荒既稼既穡方胡不百倉維成與否方視彼蒼蒼竟促其齡方孰云其祥砥山業業方砥水泱泱形雖可瘞方志則不亡嗚呼哀哉方維以永傷寫此銘章方砥世高音

友難

里有父子同宮而居者其子喜結友日出門與友遊

出必醉飽而反或時不出友至躡履款門者甚衆父曰是皆何如人曰友也曰友難而友多至此乎一日父殺猪席褻而謂其子曰觀於而所友者曰擔且前而所最信友誰也前至其所最信友之家告其友曰吾殺人急今負以來在此友曰諾且入圖之立食頃不出呼又不應曰咄獨爾乎哉去而至他告其友曰吾今晚殺人急輒來與若謀友咤曰此何如事速去遲將累我曰咄獨爾乎哉又去而之他凡擔而走三四家率皆不見接意無聊其擔益重曙鼓動父曰而友盡乎吾有相識人在遂往叩其人之門而告其人

如其子之告其友者之爲其人驚曰止東方且白矣
入取鍾且毀其臥室之墀頤曰助我曰毋墀不必毀
也指席褻者曰猪也因告其人其子事其人投鍾而
笑遂相與市酒啖肉而去其子大慙悔歸而不復敢
談友豐山洪伯孝與人言亟稱其事輒曰友難凡從
伯孝游者莫不聞其事者輒皆曰友難友難余謂他
孝與其所游者於是乎知所處矣李天汝聞而喜之
請余識之識之命之曰友難

恥齋說

泰上無恥其次寡耻其次祛耻其次知耻其次有耻

最下者亦無耻而已矣夫人之患莫甚乎無耻無耻
無所不爲無所不爲無以爲人矣爲人之始有耻曰
有耻則其言與行時有不入於耻者矣既有耻矣又
要知耻既知耻矣又要祛耻有而不知終於有矣知
而不祛亦無以知爲矣是以有之匪貴知之爲貴知
之匪難祛之爲難今求其爲人而至此則樂矣祛之
祛之以及於寡寡之寡之以進於無斯君子人矣無
乎無乎其亦異乎人之無矣噫今世之人舉無耻也
無耻也無是心也乃若其事則皆耻也不皆耻然後
爲有耻也有耻也有是心也將以善其事者也於今

多見有耻者余之幸也族兄敬立氏一日名其齋曰耻齋乞言於其同志者於是乎敬立氏有耻矣有是心矣其有之也既以是心知亦必以是心祛可謂君子之徒也雖然君子亦有不耻者存子曰衣赭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若此類者皆是已

贈玉山令金伯剛序

清風金伯剛為玉山縣令將行見余曰吾行子宜有言曰諾既發行曰吾行子不可無言曰諾後以事至京曰吾行子不可無言而止曰諾凡三諾而後言欲

其致察乎吾所言也伯剛論人已詳聽言已簡伯剛嘗以余於人輕信而過與後多受其欺而悔余輒應之曰吾於人果輕信而過與果後多受其欺而獨不悔焉輕信故多聞過與故人樂為善既而觀於伯剛所為者平生莊重於人少許可未嘗以言辭假借其假借也務必與其人相稱其所許可者又其與吾相近者而其不與吾相近者又不得輒與其詳蓋如此夫論人詳者必其取人狹取人狹者必其用人也猥雜伯剛有宰相才達而為宰相用人不難矣吾恐其官多而人不足其終猥以雜也昔季康子問三子可

居堂遺稿 卷之二
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曰賜也達曰求也藝於三子者皆舉其長而許其能焉今使果者取其相近而已矣則達與藝者將不得其所矣藝者取其相近而已矣則達與果者將不得其所矣是故相近而取不相近而不取三子者一無長也相近而取不相近而亦取天下之人舉有長也其於聽言也亦然伯劉之聽言其可者聽其不可者不聽由是至伯劉前者必擇言焉夫可者聽不可者不聽則朋友擇言可者聽不可者亦聽則胡越之人盡言伯劉何尚焉又況吾所取而可者未必皆是吾所不取而不可者未必皆

非乎苟伯劉而致察乎吾所言也優於天下於小縣乎何有丙子杪秋光山金相定序

送同昌宰沈德器序

青松沈君德器以前正言出宰同昌縣光山金相定與之別而為之言曰內外皆王官也能居其位行其職則內外皆可也不能居其位行其職則內外皆不可也余為童子時士莫不重內而輕外非被譴斥補而違者類不樂也諸道觀察使尊榮矣亦不甚求稍至前列者以居邑為耻時有中望觀察之語比年來俗殿內求外經幄近臣動以便養為名位八座而擁

居堂遺稿 卷之二
大府莅腹邑者相望六卿 上所重也曾經六卿而
有乞郡者獨三事之臣僅不為爾上下二十年之間
士大夫風習趨向又一變焉夫士大夫立身而仕于
朝者有道非苟而已也其為道固無內外之異然而
施於政事有緩急澤之被于民人者有廣狹是故先
輩異之異之故所居盡心所居盡心故於內外皆可
也夫往時居內者吾既見其人矣今之居外者吾又
見其人矣彼其為榮名而此為利祿而已矣於其所
居位盡職之道蓋闕如也是之謂內外皆不可者而
往時仕者所去就猶有先輩之遺風焉夫今之求邑

者大抵為妻妾之供為第宅之華田園之廣為飲食
衣服出入輿馬之盛為朋友賓客游從之娛其心不
暇之他而居外無能舉職者焉今其心不為妻妾之
供不為第宅之華田園之廣不為飲食衣服出入輿
馬之盛不為朋友賓客游從之娛而求邑則此其人
必能居外而舉其職矣苟能居外而舉其職矣亦必
能居內而舉其職矣苟不能居外而舉其職矣者有
能居內而舉其職矣者乎今余於德器之行以其居
外卜其居內德器勉旃噫德器內外皆王官也

閔擇之哀辭

石室遺稿 卷之二
夫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余於驪興閔擇之蓋
友其直爾始余弱冠時已聞擇之名後從二三子游
二三子者爲余道擇之賢輒皆曰擇之直擇之其直
如矢余心識之不敢忘久之益聞其所爲事類端方
明白稱其聲余所聞者如此余所未聞者亦多矣余
於是信擇之直雖不見擇之固已友擇之矣甲戌秋
識擇之於稠人中既月擇之過余于竹西齋語良久
余爲誦宿昔所聞於人者仍舉鄭子皮語求助於擇
之擇之謙讓曰某何能然子所以望其者某乃以望
於子子爲正某敢不盡心已而擇之定居于社北余

或時騎馬輒迂纏相就與之言雖忽遽未嘗不淹
也余既直擇之與擇之言必直爲其將直余也故余
所以語擇之者率人所不堪而擇之不余怪也其不
可以語人者輒以語余而顧所以直余者無之夫以
擇之而余猶有言余之不肖豈無可言而擇之不言
之哉蓋余方有所待而擇之遽舍我去矣嗚呼悲夫
擇之中身踈眉目爲人簡亢少許可峻於防閑即所
悅者坦懷言笑粲然嘗與諸名士譙集座有顯者素
不欲見會夜不可去即倚壁伴睡鷄鳴起竟不與交
一語有少年時名籍甚心不善也里社之會輒遇輒

引去間與余論文際其所去就學嚴意可思嘗曰人
第第一丹田好丹田不好做百事不好又曰士立身行
其心今人立身行其心者有幾其志尚緊如此擇之
王考奉朝賀奉朝賀公深忠遠慮為國元老立朝
三十年世道百變言論行事較如畫一士大夫莫不
宗仰孺孺下賤曉然莫不知其心之所存私竊以為
公之致此無他直而已矣今使擇之進而位乎朝者
必能特立一意力扶清議行義修於身名聲馳於當
世稱其為奉朝賀公佳孫子無疑卒既不見則又重
為其人惜不但為一己求益而悲噫噫余有取於擇

之者豈無意哉擇之名百歲年三十五為朔衛司副
率未爾而卒與擇之游者咸曰擇之而止於斯為誰
者何勸辭曰

上天佑善方此理無偽謂不可信方蓋無所諉抱清
而隕方月缺其圓良玉多毀方頑石獨全寧鳳而伏
方毋鳥而驚寧蘭而刈方毋蒿而蕃聖不得位方萬
代收師清者餓死方天下義之踞躄為貧方顏淵為
壽苟知其然方何舍何取大有大報方小有小施毋
曰高高方敢踈自治子之伉直方宜以吉祥侃侃其
貌方燁燁其聲苗而方秀方胡闕不章子弱女乳方

居堂遺和 卷之二
毋老在堂生為人重方沒為人惜彼之富厚方終不相易

淨襟堂重修小識代述

堂凡五架十楹軒居堂三分之二稍附其西南而楹檻于前以小石柱八柱之長尺有咫不侈不儉平穩瀟灑適與溪山稱焉余唯有邑樓亭之作僨使所接吏民所瞻觀四方人士之所來往以爲邑之光華亦唯官長簿書之隙登臨嘯詠以自濯其勞瘁時卽聚會相與歌頌太平以趨事勸功茲皆不可少也堂以天啓甲子上樑後再乙未重修今亦且五十年矣棟

宇傾塌窓檻腐傷不急治將頽以廢余於是鳩材瓦募工徒撤而新之務爲經速不求華美以續古人以啓後人以無乏吾事而紓民力焉故斯役也軒取其平而已矣檻取其直而已矣攘捕取其脩而褰而已矣不沒舊善不泐新巧不亟不徐閱月而訖既完且固畢克如志噫余老白首朝暮賦歸其登茲堂而徜徉蓋亦無幾然而爲此者盡吾之責而惡遺疾於後人也後之人當皆知余心之所存與夫堂之不可廢者時加修葺以與此土無窮焉則余雖去余猶晨夕遊乎茲堂

祭青野金文文

維庚辰二月一日丙子亥風縣監金公暴卒於營下
 越十七日壬辰戚姪金相定自東都迺至哭甚哀聞
 啓殯西歸在即乃翌日癸巳治文告訣逆旅無以為
 禮謹酌一盃明水舉而奠之曰余童子時公詔誘之
 稍自立矣公迺友之以屬以齡以德皆有有而不據
 益見公厚鴻文達識茆然抱負孰不謂公華國之手
 五十九年亦云下壽有命其間何福不受其竟大謬
 誰執厥咎公晚自放托詩酒芳酒亡公隨詩可久芳
 嶺石齶齶湖雲瀏瀏丹旌粉字素車以柳魂無不逞

尚左尚右曷不頰啼孤兒寡嫗尚饗

贈嶺南伯鄭大受序

有能於小而不能於大者亦有不能於小而能於大
 者惟大人為能愈大而愈辦不過曰操術要而已矣
 宅心遠而已矣東萊鄭大受釋褐為臺省官無所著
 見為丞宣思慎出納為玉署長思朝夕啓沃聲聞苑
 然外而嘗為橫城宰矣履守法無它後為東京尹治
 尚清簡吏民大和頌德至今於是士友咸曰大受之
 不能於小而能於大也如此歲十二月大受以吏曹
 叅議為嶺南觀察使將行謂余以贈言余曰嶺南大

而難治子必正己大受曰諾未有己不正而能正物者嶺南雖大而難治亦在乎舉措得宜余曰諾舉直措枉民有不服者乎苟正己矣又舉措得宜矣嶺南雖大何治之難之有大受去而余知大受之必能辦嶺南也雖然余嘗聞大人之道矣徇其內不務其外濬其源不治其流吾仁而人莫不仁吾義而人莫不義簡以馭天下之煩靜以待天下之動所操蓋至要也然而其簡也非為煩也其靜也非為動也其仁義也非為人仁義而仁義也一有不懂必反諸己其於天下未數數也天下之人頽然自順沛然自歸所存

彌遠所及彌廣是故大人者家焉而九族和國焉而萬民若寄之以天下而四海雍雍然無大無小所遇皆辦也今吾二人者相與言曰正己曰舉措得宜誠若得治之術矣苟為其物正也而正己苟為其民服也而舉措得宜其本淺矣何以及遠哉周官六卿分職以倡九牧三公論道燮理陰陽其位愈高其責愈大今大受方以文學才猷用於世其進而為卿為公亦不異矣余故告之以大人之道大人之道無它為吾所當為而已矣癸未冬日光山金相定序

仲舅直菴先生七十壽序後說

仲舅直菴先生上章陳暴淵源志事遂論皇極得罪
甚重謫嶺南之撰張縣其明年乙酉四月二十八日
即先生春秋七十之初度夕也在京諸姪若諸孫嫻
咸知舊門人咸以先生當老居謫為憂以是日不得
奉茶上壽為恨我慈氏摯友自先生之去每言必泣
然是日尤不能自定相定進曰小子於先生甥也其
憂先生而悵是日也豈後於人哉願有可以少慰者
先生眷顧淵源篤信師說以獨力抗眾口幾不自保
而益自任以為苟一暴於明主之前死且不朽既
得言之矣則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在先生為無憾

矣夫心安為上身安次之今先生之心安矣至若論
皇極引縉雲馮氏語以附紫陽之辨以明禹箕子之
傳揭聖法斥時議明白通快可以有辭於後世雖平
日詆侮而排擯之者莫不動色相告以為至論子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今先生又有其名矣當世
賢公卿暨有識士大夫舉皆憫其病念其衰恤恤乎
大懼其有往無反為世道不幸以重貽聖朝累欲
其康寧而老壽無窮也向使先生進無以遂其心退
嘿然納人之侮雖安坐高堂日受千金之壽何榮之
有哉且子姪嫻咸知舊之私為頌禱孰若賢公卿有

石室遺稿 卷之二
識士大夫之公而多乎又况嶺海烟瘴不能死人豈
弟君子神明所扶異日蒙 恩北還相率而獻壽無
歲不可者乎噫先生之壽其將八九十而未艾矣
毋氏夷然曰汝言是也尚庶幾有其日乎退次其言
朝夕誦慈氏之側遠寄海上系之諸兄弟壽序之後
以爲先生祝乙酉五月朔朝甥姪光山金相定謹書

金伯高高遠亭記

清風金伯高寓居廣州之秀野讀書求志人望之若
雲漢然其園有巖高丈餘前殺而上平可坐五六人
伯高氏得風落檜木一株是斷而是度以爲楹爲楯

爲椽蓋用葦加之巖之上榜曰高遠而自爲之記又
以屬余余諾而未有以報也其後余以事往坤巖迤
過伯高氏伯高氏入清平山不遇與其季定夫語曰
求觀其所謂高遠亭者循園而西不數十武至巖寨
而登俛仰而盡至亭樓而入厓容回旋左右架木令
可據空其中以通人往來立則目當于楯坐而屋打
巾也其志若寓其事類戲余謂定夫曰埽而去之高
遠矣遂相與大笑而起其後余乘舟下漢江見夾岸
樓臺縹緲江山爽潤意訢然問主人焉則無有矣云
仕宦而宅城中矣余於是乎喟然而歎曰吾乃今知

向者伯高氏之亭之為高遠也彼皆千金買地萬金起屋未嘗一日而慶曷若即其所居因其所有終歲偃息以自樂其所樂也哉詩曰考盤在澗碩人之寬說者曰考扣也盤器名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夫盤之為物不越乎盆缶之間而碩人扣之其樂至於在澗而寬則必不顧人之鐘鼓笙簧也已矣嗟乎澗之盤澗之盤匪盤之寬乃其人之寬也中流而鼓柁誦白露蒹葭之章又悵然久之歸而次其說為金伯高高遠亭記

月城壽親記

乙酉十月癸丑 上受爵推恩羣下命大臣卿宰侍從得設讌壽親咸拜稽奉行唯謹如不及既又命八道道臣守令奉親者皆得獻壽 恩至渥也臣相定適待罪兗山縣有父母焉寔應 明旨權忻鼓舞即入告父母父母曰 君命也其敢辭遂以十二月丙辰供張于視事之堂臣因竊伏念為一縣之長奉成命壽二親而不及庶老無以廣 上德意稱為人子之心乃先期按籍選老人限八十歲得凡四十八人九十有餘者三人乃徧告日使來陪宴其篤疾不能自致者子弟代之是日奉父母各就坐張樂于庭

設茶于堦八老人東西向序齒謂宴即上賜也乃冠帶內外獻桌獻觴凡再出入是日天氣如春水漿不凍老人康色飲食願願是日臣與老人祝臣父母壽臣父母與臣祝 聖上壽觴五行老人以次起舞乃進其子弟代者與人一桌使歸而遺之既老人及代子弟咸進謝于臣臣止之使謝臣父母臣父母又止之使謝吾 聖上日是迺皆出

贈淑夫人光山金氏行狀

近故通政大夫敦寧府都正申公諱曠之配曰光山金氏高祖諱繁吏曹參判 贈領議政曾相諱益勳

刑曹參判祖諱萬珠兵曹參判 贈吏曹判書考諱

鎮恒 贈吏曹參議妣 贈淑夫人昌寧成氏通政

報恩縣監諱虎烈之女夫人以 肅廟庚辰二月五

日生三歲而失怙十八乃行今 上丁丑二月二十

四日卒享年五十八四月葬于楊州陳番面發運里

內村坐壬之原越十一年丁亥都正公陞資從 贈

淑夫人其十一月都正公卒翌年正月合窆柩左如

禮子男四人曰光雋曰光儀曰光僖曰光佑女四人

長適沈綏之次適宋溥淵今縣令次適任老常次適

洪樂莘光僖有一子曰在朝後光雋餘並幼光雋以

相定爲夫人謂之姪者知之詳而言之信亟草遺事
十數條曳衰來見請爲狀相定不得辭謹受而次之
曰夫人在室祖考恨其不爲男子子始見皇舅又大
爲皇舅所識執皇舅喪甚毀養孀居仲妣有恩意其
奉都正公殫誠力沒身不少衰舅家素清貧朝不能
謀夕壬寅皇舅從大爺入海家益窘都正公饗食屢
絕夫人則指簪珥儼旁近小屋往供衣食唯時比析
籍無所入且多子女夫人益治家躬執絲枲有無拮
据蚤夜不息專以搏節儲蓄爲務恒與諸子女啜粥
而日具都正公再食無闕一日都正公知諸子未食

也減飯予之夫人曰兒輩漸長不可教之如此公食
而餘吾當食豈可使兒輩食其母不食之食乎都正
公色動都正公晚爲昌寧宰夫人在官每事稟不妄
取予自奉如他日不敢以稍裕暇逸及歸窮乏如故
而處之無難也峻於男女內外之防親戚有請見者
輒辭以疾雖同氣兄弟無旁侍不與之接禁子女不
得同席坐家窄內廳與外舍比值有客則閉戶深坐
課諸女婦鍼線終日閭然如空舍愛子女不以姑息
諸子有過雖冠必撻大者具白都正公重罰之曰愛
而不教非愛也嚴束婢僕毋敢游嬉爭鬪授業必量

石室遺稿 卷之二
其力有所施予必均衣服不取華美飲食不求滋味
曰舅家清德不可墜也平生不赴宴會不為巫卜佛
事且以戒新婦曰吾子孫有好巫卜者家必亡若此
者皆可述也已夫人性貞肅勤儉好潔治生不苟相
定時出入見都正公與夫人蔬糲相對無忤色諸子
女列侍唯諾必謹婢僕各手一事庭宇汛掃鋪席寘
器必皆齊整每過意肅如也又嘗聽於諸母之言云
妹始剛決頰立物我長事夫子溫順待人寬緩前後
若二人亦可以觀夫人也嗚呼夫人於吾先君為弟
差一歲光佑間語相定曰季舅晚年甚似吾母吾思

吾舅時輒來謁季舅今相定居先君之憂狀夫人之
德恍然如復拜先君也嘻噫痛矣謹狀崇禎三戊子
七月日姪孤子金相定狀

贈李天汝序

天汝為新寧縣監將行責余以贈余於天汝何辭曰
天汝拙哉拙若不及於巧拙之邊巧莫得而進也曰
天汝簡哉簡若無足以馭繁簡吾之以天下之繁止
焉嗟乎而拙而簡以為縣乎何有既喟然歎曰余友
天汝晚晚亦已十五六年矣其間相與語驟以百千
萬數所未及者駁為縣爾今而及之天汝窮矣天汝

居堂遺稿 卷之二
有才氣善談論辨於古今得失之數少伉厲自高慨
然有志於當世今老無成佩竹使符五馬雙旌徜徉
乎大嶺之外可謂之榮乎雖然天汝非終於窮者夫
拙與簡也不直為為縣也誠使天汝損有餘就不足
潭吾美器善吾晚用則異日其必自為縣始天汝乎
豈無意哉噫拙未必簡簡未必拙唯拙者能簡唯簡
者能拙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不逆不億近乎簡簡則靜靜則明明豈有不賢者乎
是其一端也嘿而識之存乎主人

從弟直長君祭文

從弟直長君不幸於庚寅八月朔日先我而化將以
九月二十七日庚午永歸窀穸北海病兄感念平昔
惻傷孤嫠哀不自勝情發為辭迺於前八日壬戌陳
菜菓魚肉之奠于靈几之前為之讀而與之訣曰嗟
我同堂豈曰多乎什有一載厯六丈夫我蒙未識大
兄云祖先祖是遠後生何摸力為其始二兄之俱憂
乎難哉羨爾在呱君晚自立無待于吾小大相觀異
好同趨家世孝友餘事操觚卅方弁方儼為宿儒婉
嬾維季卿相之需豐貺渥丹鬢鬢其鬚攻堅策良以
躡通衢孰謂萬里睨不能驅我哭窮天未老而痛倚

君無忍唯終是圖存我大開警彼昏逾君或不磨意
其餘迂今皆已矣萬事嗚呼昔我先子詔余曰吁翊
既通顯岳亦子舖廸也可念徒七尺軀奈何令其有
宅一區嘻君得官及引在塗胡不少先仰紆其履從
子操文書官近沽人不帛書君將跪數舍哀侑學聲
戰而於我時伏聽淚如傾湖有官有祿曾不須吏竟
無宅死累然衆難仲實汝何有何無我追先志移
君之孤骨肉一氣幽明矣殊不昧者存庶幾相乎

贈谷山府使序

吾友定夫義而文好古而達於為政余間造其室讀

其治郡時約束數紙類詳覲溫重非俗吏語未嘗不
稱善也定夫近政拜谷山府使將行責余以贈定夫
先有贈於余余於定夫何辭願余所欲言者定夫皆
能之余何言哉余何言哉無已則有一焉曰治海西
風化而已矣海西俗冥悍不識上下六親乖離民一
錢至兄弟相訟是固宜以風化治之夫治之以風化
天下盡然海西為甚何者海之民間嘗有因怒而抵
鉢其親父者矣間嘗有挾私怨而裝砲躡命吏者矣
近十數年前又有稅夫公聚生藪監官者矣此猶是
縣間事粵昔龍蛇之際島夷犯順一路民人從賊如

履堂遺稿 卷之二
流忠義之兵僅有立者又可諉之適然而不思所以
治之之道歟今西起海東盡于峽五百餘里其間為
吏者無慮數十而總之以使由乎今朔以上之八九
十年舊往新來相屬不絕也未聞有一人慨然以此
為已憂者寧不異乎問其治則曰劉廉曰慈惠曰儒
雅曰守法奉公曰農桑盛曰金穀清非不洋洋猶聽
也然於海西皆不急也夫吾所謂急者曰風化其為
治無他不過以吾之間乎聖人者即彼之得乎天者
布而教之開而導之彰善而勸之簡不肖而威之使
各其知有父子之恩君臣之義如斯而已今之君子

何憚而不為焉向余為兔山過辭時冢宰黃景得景
得一見款甚問治郡何先余謝曰海民頑其欲以風
化為先景得曰善哉昔吾先子治水原以孝悌行矣
勉旃後數日抵府叅時道伯時道伯舊要也余為之
誦傳其語仍曰如某一縣監耳此正今日旬宣之責
也道伯微笑曰景得古淡人余遂默然閉口今得吾
定夫而畢其說且以志余之迂焉光山金稚五序

義城縣九龍淵祈雨祭文

維歲次辛卯七月己亥朔二十八日丙寅通訓大夫
行義城縣令金相定謹以牲幣之奠昭告于九龍淵

石室遺稿 卷之二
之神維南有堤維神是宅蒼厓中斷巨湫黝碧據窈
冥著靈異有禱則應無求不獲茲列于祠秩以次縣
杜邑之所以崇之者亦不薄矣咨今年曠乾為灾
六月不雨至于七月百穀焦枯西成無幸闔境嗷嗷
無所控告舉環堤而望以為神閱其澤使我至於此
極神其知乎其不知乎惟我 聖上愛恤元元四紀
不倦一雨一暘勞心焦思丙枕為之不安今立秋已
過祀典徧舉守土之臣小大皇皇神若有靈其詎不
醒然而起肅然而聽乎吾聞龍之為靈也截雲氣上
青冥驅霆駕風不須臾而雨千里此皆神之所固有

顧矣慳焉當職不職上不能分 九重之憂下不能
恤百姓之窮其不為神之顧也固宜神依於民民可
棄乎民之多僻亦云可棄 上之至仁其敢不體此
而不體神故無靈民遂絕望永為神羞惟爾有神尚
克圖之

義城縣金城山祈雨祭文

維嶽于縣鎮南撐北鶴騫鳳者雲闔霞闢中有龍湫
時作霹靂著靈異跡自召文國我始來此正面而覲
如在宇下几案朝夕庶資冥佑以惠橫目豐年穰穰
多黍多稷迺今之旱胡至此極六月杲杲七月滌滌

我泉既絕我田既圻沃者其黃燥者其黑千夫喁喁
若鮒在涸我目視之我心如灼昨走銅堤陳辭龍宅
龍能顧予小施其澤循堤而北僅霑未渥龍固靈矣
詐神之若神之洋洋允聰且直峯峨其儀崇高其德
欲施之惠何求不獲矧茲南偏密通信息被災最深
望德滋急我實多言神臨有赫睠澤不毛呼雲使族
沛然三日始以霖霖自南而西奄及一域毋如龍之
合而不足民將鼓舞事之益恪神其有辭永垂千億

書聞韶縣坐重記後

昔慕齋金文敬公以本縣人登第爲道伯捐穀八十

斛與邑學爲生徒講學資今絕按周慎齋記癸巳值
歉而絕誌云 正德丁丑公按本道則癸巳去丁丑
爲十七年蓋學資穀行纔十七年而絕嗟乎苟其出
納以時勾校有法則可至今存也徒委之二三白面
爲一時餽啜費雖日百斛隨與而隨絕也不佞始閱
縣中故事至此慨然思有以續其絕而顧新至未暇
也歲六月莅事十月登第去治簿日首割所捧穀一
如公所捐之數名之曰慕齋學資續穀不付學官特
書重記之末永爲官物而亦不敢立郡目以代賢令
治大畧官爲欲設校鄉對勾存毋取子量入制出則

庶乎其相續不絕也吾聞邑有恭愍王鷹死輒立代
名曰不死意慕齋學豈特恭愍王之鷹而已哉辛
卯南至石林歸客書

答李泰來書

積年阻仰匪意伏承手札忻然讀之如獲隔世消息
仍審春和新居允臧制履百必區區慰浣不可言述
喪經禮無見情勝者或義起今執事不以服而以心
庶幾寡過而行之適年又何問乎弟令人傷感不已
相定禍故不死遲暮一第適增不洎之痛猶幸偏慈
在堂慰意不少爾朋舊書來或謂之孝而但恐向後

生出無限不孝來奈何奈何教意一覽汗下在韶州
時因申姪微聞而力言之今復有此豈黃山歸路不
再過龍巖否夫墓之有碑將為不朽而面不朽必待
立言者立言固不易求之今世渠無其人而執事曰
無相定雖不敢曰有其曰每自謂稚五可當此役者
此則萬萬過矣又曰世俗不者人與文只者名位是
也曰吾雖擺脫俗白乞銘於稚五稚五必辟不當皆
是也而曰今幸稚五有名位矣吾可以遂吾願而稚
五必不辭此則又誤矣向相定未第時間命則執事
既脫俗白而言之相定亦以脫俗白應之猶之可也

石堂遺稿 卷之二
今執事以有名位命之相定以有名位不辭其可乎
哉未又教之以爲谿谷澤堂曾述鄙家文字俱在位
卑之時語尤不倫輒思掩耳無亦近於欲其入而閉
其門耶相定於二公無能爲役而唯以辭列其次爲
祭遽自承當不少疑憚則人其謂我何哉此又直以
事理言之官位崇卑初不計也幸老兄絕口不復道
此事無令立言者齒冷

快可樓記

沈士遠築小樓于居室之東未名而去爲完山通判
周年而請由來京師一日名其樓曰快可樓人有問

者輒誦后山詩語以對石林散人聞之曰士遠其歸
矣夫嗟乎好快書喜可人余與士遠同余近爲聞韶
令日出坐衙吏抱文書堆積案前眩暈狀相錯男女
大小塞于庭遠近客子持竿牘在門揮之不去余目
覽焉耳聽焉口酬酢焉浩浩焉穰穰焉火入而息焉
其間所閱之文蓋不知其幾而迺無一快者焉所接
之人蓋不知其幾而迺無一可者焉居數月無日不
然篋中書遂不敢發所思皆在千里之外余於是始
有去志今完山視聞韶加劇矣周年視數月加久矣
士遠之有去志必與余同士遠其不歸矣乎哉治縣

石室遺稿 卷之二
簿解縣紱騎馬出縣門書皆快書人皆可人徐乃有
擇焉士遠其識之五馬大歸之日余將登樓而問之
以驗其同乎否也壬辰初秋石林散人記

通政大夫守江原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
使巡察使金公行狀

本貫全羅道光州平章洞

曾祖諱槃重曹參判 贈領議政妣安東金

氏 贈貞敬夫人妣連山徐氏 贈貞敬夫

人

祖諱益熙吏曹判書大提學 贈左贊成文

貞公妣韓山李氏 贈貞敬夫人

考諱萬均承政院左副承旨 贈吏曹判書

妣延安李氏 贈貞夫人

公諱鎮王字伯温金氏系出新羅羅季有王子知宗
國將亂遷于光州子孫仍籍焉在高麗八葉相繼為
平章事世以名其居傳至都觀察使諱若采始入

本朝生諱問藝文館檢閱配許氏勵節育孤事載三

綱行實至孫諱國光左議政光山府院君至諱繼輝

大司憲淵黃岡與栗谷李先生友善寔生諱長生刑

曹參判 贈領議政從祀文廟學者稱爲沙湑先生

石室遺稿 卷之二
即公高祖也李夫人禮曹判書大提學一相女也公以孝宗己亥十月十二日未時生自幼端重家人或見其疾趨相告以為異常遇疾殊人有誤傳者充庵宋先生聞之徐曰是兒必無是也已而果蘇又曰某兒典刑酷肖我老先生性度沈遠亦近之余故愛而敬之乙卯丁皇考憂守制于海庄先生自德源諫中貽書許以質醇心安勉以家傳之學時公年纔十七也服闋遊泮座屢居上游己巳時事大變公托痠躡疾不出門五六年丙子丁母夫人憂外除庚辰筮仕為四山監役辛巳 國恤差監造官摠護使李公

世白引與同事權甚語人曰今吾得金其他日 國家器使必此人也叙勸陞尾署別提轉掌樂院主簿差嘉禮都監即廳歷社稷署令司憲府監察以漢城府判官為光山縣監光舊牧也言者諉以歷淺啓達甲申除龍潭縣令峽民淳厖因俗為治歲饑賑濟有方闔境晏如直指道臣交褒有準職 命戊子移除礪山府使俄遷坡州牧使適數月虜使當至以徐夫人殉節江都之難引義適庚寅除清州牧使州故富實嘗值年凶而糴不入輒姑息免倉輸令各峙本里上戶及春而散里無實納官執虛錄數年穀大耗吏

詐民頑百弊並作官十年六七易公始至下令盡明
年入逋租敢有違者論如法迺考文簿立期會徵督
緩急曲有條理吏民奔走委輸廬廩皆滿州遂復舊
癸巳湖西大饑朝廷講賑政筵臣或言守令遇凶歲
寅緣爲利公歎曰是混辱之也遂不受營劃便宜自
任卑賤而有餘財公又悉捐以與民終不名一錢時
奸民漏籍者甚多例不入賑公以爲漏籍固有罪立
視其死吾不忍也許令自首給糶因收以傳籍戶口
頓增又以爲荒政莫先於裕農詳覈田災特與放免
民得一意力作秋又大熟御史具以實聞 上特命

增秩爲通政大夫公居州六年威惠並行官民俱蘇
治績卓然後來者咸自以莫能及焉乙未除羅州牧
使雄繁難治踰爲八路最公聲望已著令行禁止奸
猾屏息獄訟爲減其治如清州而又有賑饑勞被錫
馬之典去後民立銅碑頌德考滿擢拜水原府使先
是 上臨筵議良復相臣進曰法不必變惟在得人
如金某之爲郡軍伍無闕而民不擾又曰邊警搜訪
才賢廷臣多以公應薦者 上亦自知其名故有是
命公益感激自勵恤民隱詰戎政綽有成效庚子遷
付軍職冬拜安東府使安東舊爲嶺論之窟侮辱先

正及我先祖疏多出其鄉始聞公至一邑聳及公視
事扶抑不偏寬猛相濟上下帖然後乃畏服焉壬寅
禍作公棄官歸道拜慶州府尹文巖鄭公浩以書勸
赴公曰舊將遠也新可冒乎遂大歸連山乙巳更化
相國閔公鎮遠遙白某以儒賢後孫爲儕流所推重
雖未決科素有風力宜別加調用遂拜戶曹參議頃
之拜承政院同副承旨時新經斬伐位著殆空物論
頗屬望於公朝廷亦破常格用之方議陞擢昇以風
憲之責或有言陰官不宜通銀臺以沮之者銓曹爲
拔望承宣而特擬騎省焉秋拜刑曹參議不就除驪

州牧使有白其不可出外而遞爲五衛將旋移地部
丁未夏出按關東秋凶黨復入公聞之憂歎不能寐
曰凶黨之欲有爲久矣顧未得其勢爾今內外合矣
變起可朝夕待吾其去矣會趙泰億拜相承 召公
故有輿出坐罷自城外直歸湖廬居無何而亂作戊
申春賊陷清州殺兵使營將權啓又以道伯應之列
邑大震公北望揮泣謀起義討賊聞 王師已出乃
止奔問于京師忽有鞫囚臨刑誣引公及李參判緯
張大將鵬翼名旋自服公待 命闕下 上引見慰
諭甚摯公謝曰臣從曾祖文敬公某尼山之變賊徒

敬憚相戒不敢過廬而臣則反加以同測之誣臣於父兄先世罪人矣公之言雖如此論者以函檄之不入連鄉謂有家風焉再除驪州引年遞又拜地部之命一肅而去乙卯寢病京第遺皇考諱年其日強起參祀悲痛疾轉劇久益漸綴而神氣不爽分付後事巨細無一遺顧語傍人曰夜晝之理吾無所怛老死無聞孤負父師之訓是為恨爾竟以丙辰四月初五日考終于正寢享年七十八訃聞吊祭致賻如例六月某日歸葬于結城梨木洞西坐之原即先塋左岡也公中身白面豐頰眉目端朗精神內蘊性莊重沈

密平居無疾言遽色早孤奉母夫人無違志及仕為州郡常以祿不逮養為慟盡誠祭祀遵實必預辦灑濯必躬省朔望必晨興將事末年不任拜跪子孫代奠必俯伏以待畢事未或敢以衰老自便事叔父知事公甚敬順與伯姊友愛尤篤大小家事皆稟迎養官次以致母事之誠訓育孤甥有恩義嫁娶庶弟妹以時制其產業躬嘗橫罹已巳禍事不測冒法匿之竟獲俱免尤致力於延遠瑩城之類圮碑刻之刑缺文字之未刊布者靡不修舉倡宗人復行宗子服宋龜峯墓在唐津樵牧不禁嘗宰隣邑伐石立表識其

陰用尤庵碣文為誌埋之壙訪其後孫俾守護蓋亦推先意也教子孫嚴而有法遇宗族處鄉黨克敦親誼常存厚風於世好之家名賢後裔益加意吉凶之際周旋盡分居官持重顧大體為政恥沽譽務為經遠之圖又不喜紛更而時有所潤挾慮無不周行之以漸故事常有終焉素尚儉約屢典大州而茅廊柴扉蕭然如寒士家凡用財大小多寡必適其可深以暴殄為戒日子孫喜逐時俗華靡以家法為拙而厭棄之必敗公雖晚從祿仕進夙負士望練達時務凡斯文是非國朝故事溯源沿流瑣瑣貫穿以至政

令因革之宜事功成敗之鑿陳說區畫瞭如指掌公私有疑多就質焉大報壇之起也廷議不一從祖兄竹泉公以問公公曰茅屋祭昭王氓庶之事欲如中國歷代廟則是待之以勝國無君臣之義立皇帝廟城中則大廟有壓屬之嫌今若於禁苑等壇用掃地祭天之禮既極致隆之道事過則已又無迹可尋矣竹泉公稱善遂主其議乙丙之間朝論方生是非淆亂公劈破源頭明辨痛說以為彼此所爭冒祭只在于景廟疾患之有無力持不撓世無以易其言者嘗曰我國以名義立國而以儒教扶持儒術之

與替實關國家之治亂又曰充翁一生忠節義勵庶
耻當今世道日下士風日渝如欲矯揉莫如推明充
翁之道其識有根據類此戊申後時論又一變 朝
廷不復以官職處公公亦杜門淡然無求而歎其憂
世之意溢於色辭曰今日云云必為世道之害每對
時宰之為至親者論說不置舉世溷濁而不激不隨
自靖以終身士類益以是重之夫人延安李氏 宗
廟署令憐之女祖戶曹判書時昉曾祖延平府院君
貴白江李相國敬輿外孫也幼學女訓事尊姑一如
其儀性不喜浮華粧奩之具皆樸素治紡績務儲積

隨公在官二十餘年請托不行嘗有因內獻時食於
公者夫人却之曰是鷓鴣之肉皆可法先公四年壬
子八月二十日卒享年七十六葬于先塋下戊戌之
原西南距公墓百餘步後以孫相福貴公 贈議政
府左贊成夫人 贈貞敬夫人生二男二女男長文
澤次元澤判尹女長適參判沈珙次適留守申思建
側出一女為學官趙重依妻孫曰相良牧使曰相聖
縣令曰參奉趙載行曰校理李毅中曰正郎李思正
長房男女而曰相東曰察訪任遠側出也曰相德曰
相福今領議政曰相直府使曰相肅郡守曰元景祚

曰宋復欽次房男女而曰相念都事曰相謙曰李千
曾側出也沈男命億命復參議金用謙徐命翼洪景
游婿也申男韶尹得叙縣令沈鏡婿也相良四男斗
衡縣監斗燮斗顯斗兼一女進士李師中相聖三男
斗命斗南斗成四女參判李商芝修撰李度默校理
宋煥億吳允常趙載行男宗鎮城鎮縣監女金思極
李毅中有一男一女李思正有繼子今幼一女縣監
權中立相德無子取相直男斗光為后相福一女僉
正趙鎮容側出進士申光純妻相直繼男斗年二女
佐郎洪樂全徐海輔相肅二男幼二女佐郎李耆永

進士沈公著元景柞繼男繼孫縣監宋復欽男達
餘不盡錄嗚呼公胚胎前光服習庭訓早被大賢之
鑑識長為諸名公所器重而卒阨公車不能大施惜
哉相定猶及拜公雖其蒙陋觀於容貌辭氣之間詳
雅醞藉如襲春風而飲醇酒愈久愈不能忘也一日
議政公出示家狀二本命叙次相定不獲辭謹刪錄
如右族孫副司直相定謹述

遊伽耶山記

余到嘉樹繞浹辰聞秋葉向衰同伯氏趣裝入伽耶
山箕應從道出江陽登涵碧樓看竹竹碑日下卷抵

石室遺稿 卷之二
郡聽伽椰琴蚤朝先發枉過伊洲次冶爐倉待伯氏
日昃向海印昏黑抵武陵橋外有輿秉炬入紅流洞
兩山間樹木參天烟光上雜萬葉玲瓏泉瀑交鳴不
見其處過之灑如歷三門至禪堂前御輿天明步出
山門至石槽下還入佛殿周覽良久入普眼閣觀大
藏經板織塵不棲常若新掃至真常殿數兩金塔歷
希朗塑坐見孤雲巨仁畫像出後門行立學士臺索
芒鞋僧請所向余曰向絕頂衆僧爭言從來遊客皆
不到此且此有何觀或視晷曰遠不能往還余皆不
答徑就輿坐衆乃輿而前行十五六里漸着林木間

青峰迭出窺人炯炯欲語至上率捨輿而鞋過石門
左轉右陟見山後新雪未消從者爭掬以沃渴遂上
至巔觀牛鼻井前瞻積翠造天萬玉嶙峋如佛之圓
光如海之揚瀾前者低後者高如戲場之坐人奇詭
不可殫狀蓋方丈云北顧主屹以下諸山偃倮附地
洛東江一綫閃映西日而其間烟氣濛濛而上者皆
郡縣也余始欲然自小繼以傲然自高既而歎曰夫
欲與傲均之爲喪我彼所觀愈大所守愈定者果何
人哉於是散步舒肅形神相接儻焉忽焉若有所得
而天際孤雲不可攀矣悵悵而去下憇石門兩巖對

石室遺稿 卷之二
峙拔地如削其高者尤可觀也入觀音庵歷極樂至
白雲遇詩僧還至希朗臺見巖隙小庵至寺與飯邀
經僧有瓊夜語觀天將笠指空鉢盂翌日出山至疊
石臺屏輿觀落花潭下至光風瀨復上至噴玉瀑又
下至宛在石望吹簫峰見泚筆巖次紅流洞洗眼于
巖竇滴泉尋孤雲題詩處遂歸余方至落花僧問鏡
名余指左右巖壁笑曰此寧有片隙可鏡無已則必
於昨日所憇石門巖間鏡之乃不果鏡

東京訪古記

庚辰春余在嘉樹衙中抵書聞韶令伯劉議討一佳

慶會面時鄭大受尹東京請往東京卜日來眎余許
諾二月癸未發嘉樹渡洛東下流枉路至水院入表
忠祠次密州登嶺南樓次梁山見通度寺丙戌過彦
陽城出羨谷自此以遠漸近東京原塹稍若開豁岡
巒稍若起伏前行三二十里地勢益平行山氣益豔
麗絕無褊促羸壯之意大道如砥可容九軌攬轡徐
驅終日微俯不但過嶺初見殆城中所無也迤至崇
德殿殿內奉安始祖王神位入庭看碑出夾門行數
百步有陵焉墳形絕大畝數五連絡若按方位而圓
掄大小不同無以窮詰陵左右樹枳鬱然成林亦莫

石室遺稿 卷之二
知其意也殿直引之令拜不果拜日暮直向府城見
野中造山甚多豈置之以補外虛而畜內腴與土人
謂之郊山過鐘閣登南門樓始至茫然但見羣山簇
立大野蒼蒼而已伯剛是日先至聞余來即與主人
出見移館掾房舉燭同飯姜丞浩溥以校書來留府
中丁亥携伯剛尋古跡姜丞請同往大受有公事約
稍晚會柏栗寺出南門至鐘閣看鐘銘本集慶寺鐘
也繞閣而東登鳳凰其臺頂圓可坐百十人適在大野
中宜四望過五陵徑至崇德殿西廡待伯剛觀陵至
迎謂曰五陵何義伯剛曰不知余曰誌云赫居世昇

天五體投地因而葬之此荒誕不可信意當時用堪
輿法或為疑塚耳伯剛領之訪蘿井在松林中井面
覆以一石四隅置磚石與地平相去僅大一架同行
皆怪之余曰此必後王為始祖降生之地立閣以護
之今廢而此其礎下石也姜丞大以為然仍往觀鮑
石余後伯剛立沙岸上迎笑曰去矣都無可觀姜丞
曰但有流觴曲水之跡而無所謂鮑石而立者余前
且言誰謂有立者至則見有石凹印在地面形觚而
體圓繞以一鼈甲而頭頸畢具亦刻中作凹以連于
甲廣長俱一席有餘其勢足以引水泛觴顧謂姜丞

石室遺稿 卷之二
曰此即鮑石何言無也摩挲久之伯剛曰君言鮑石是也但此處有何可樂而乃至盤游失國耶余曰君只論眼前荒涼而想不到往時佳麗也彼荆榛之陌昔蘭茝矣彼沙礫之川昔珠玉矣相與太息而起返至仁山書院拜充翁像東南至半月城舊址城古土等今漫無識別而荒阜淺莎一望傷心是有石等呀如城門者姜丞駐馬熟視余從後至呼曰以爲羅代舊跡耶此趙府尹石冰庫伯劉大笑幾落馬又北至瞻星臺下累石如井甃凡三十六劫誌云高十九尺當是度用布帛尺穴其西稍絕可梯而上下命從者

攀援入有間出其上據欄而頹臺之作今幾二千年
古都百物俱已蕩爲灰燼而此獨巋然若魯靈光余
曰此舊應在城外否姜丞曰不然必城中也余曰然
則此金城舊基也彼爲半月則其北土阜隆然而旋
繞者卽滿月也直西林木鬱然者信鷄林也誌曰始
林在金城西鷄林距瞻星臺約數箭地卽西馳至林
前下馬有井在林中八稜而亦覆以石焉始祖王陵
之枳林蘿井及此井之石覆皆不可知豈亦麗朝用
屋社餘意以相勝歟林在今鄉校側別無所見而爲
是我金所自出地彷徨久不能去又至味鄒王陵是

爲竹葉陵高大視始祖王陵又倍之出野望見柏栗
寺松林雜花間羅綺隱映可知府伯之來到矣寺高
絕俯瞰城中置酒煮花觀淨光佛舍利日曛下山入
東門登古殿基有石龕去地丈許石厚尺余引慶基
殿御厨爲證以爲竈道伯剛首肯大受曰東京大風
樂有名吾與伯剛俱有服當於別館陳之君以姜丞
爲主盍往觀諸余終辭戊子受令供張鳳凰臺送行
從永州歸歷聞韶達城甲午反面于嘉樹

錦山觀海記

庚辰四月大人以沙斤無務將往河東伺侯巡行欲

以其間遊錦山智異命余從十一日乙酉蚤發宿貞
守夜雨朝猶聞簷滴徐行登長峙望見錦山意翩然
已在雲海間矣過龍橋渡露梁露梁兩頭皆海潮汐
之所出入波無常勢小風不可以乘舟憇新倉中帆
檣塞門拜忠烈祠轉至金自菴謫廬遺墟照火者碑
丁亥黎明踰大峙抵南海縣治催飯入山經大小楸
嶺出長往之野東瞻海水平遠如拭浦村相望數家
爲隣竹籬茹簷可畫也抵山下僧輿來待遂輿而上
山乍見林外瀨氣冥濛似烟似雪摸捉不定山顛有
烽臺登其而觀之汗漫焉滴汨焉浩蕩焉無端而無

倪者皆積水也近渚島嶼綿亘稍前據水東指固城西指順天點點若鳥翼其可名者曰姑島曰帛島曰烟霞曰浴支曰世尊島烟霞浴支相聯絡惟世尊最遠滅沒波心旋得而旋失也眼前有小阜隆然松栝被之乃彌助項數年前蘇杭人漂到此間云忽有船張帆橫過瞬息不見從者指點以爲已抵防踏鎮聽之軒渠有乘風破浪之意循山而西觀九井峰下石門過龜巖止音聲窸窣窺窟遂往觀虹門是適居山三分之二以臨于海矯夭如雙虹飲澗高濶眈城門倍之上門內向下門外向相次如連壁巖巖竇冷冷通

人往來而其上一上穿樹陰交加仰之醒然中皆石理模糊外者鉛汞渾成觸目晶瑩壁半有痕如沙碗淺深者三處僧言世尊乘石船發此此其撐篙遺跡也出虹門三四步小東有天生石臺拔地特立蒼然一壁絕無階級可緣而繞出其頂則又甚平正可坐數十人即菩提庵前庭也有小塔焉古傳世尊講道今菴地命迦葉置塔鎮海塔基之名以此自海上來者望之常如積雪峩峩然意其中有金闕銀臺也是蓋一山之菁華而觀止矣午飯菴中尋義相庵與龍門釋桂行據巖望海桂指示世尊島云彼中洞者石船

石室遺稿 卷之二
之所穿過仍述世尊古蹟赫赫如目前事余曰世尊
胡來桂曰孔子轍環天下夫奚必魯余曰但恨汝世
尊法力少爾桂愕曰何謂曰能造船不能發船迺至
于撐篙陷石桂悅而笑是日北風向夕益厲日脚東
斜氛翳漸收波濤洶湧自近而遠心目杳然與之俱
逝唯天水接處微黑可辨桂賀曰措大大有緣秋清
所見亦只此耳還宿苦提是夜月色如書披衣下庭
四顧茫然不知何者為月何者為天水也神清骨冷
遂不能寐戊子將出山蚤食至烽臺聽輿僧相與語
曰是我東極南烽燧去京師一千一百里殊覺憮然

者周慎齋題名石在臺東大書由虹門上錦山六字
其下書嘉靖戊戌前翰林學士周世鵬尚州鎮權管
金九成進士吳李鷹山人戒行云云世鵬書云云字
樣稍小低處多剝落不可識而六大字點畫道緊宛
如新刻旁有石對峙如脫靴形故名二石為靴巖余
觀虹門時僧指近海松林以為尚州舊鎮處今讀題
名記其言有據復登臺望海舊聞東海軒其色正青
如藍今見此滄而渾如和灰豈西却黯慘而帶白北
又沉沉而黛與瞑目內觀移時而去還渡露梁聞巡
路中改大人將直向駕山遂罷智異之行翌日拜辭

石堂遺稿

先歸

石堂遺稿卷之二

